唐會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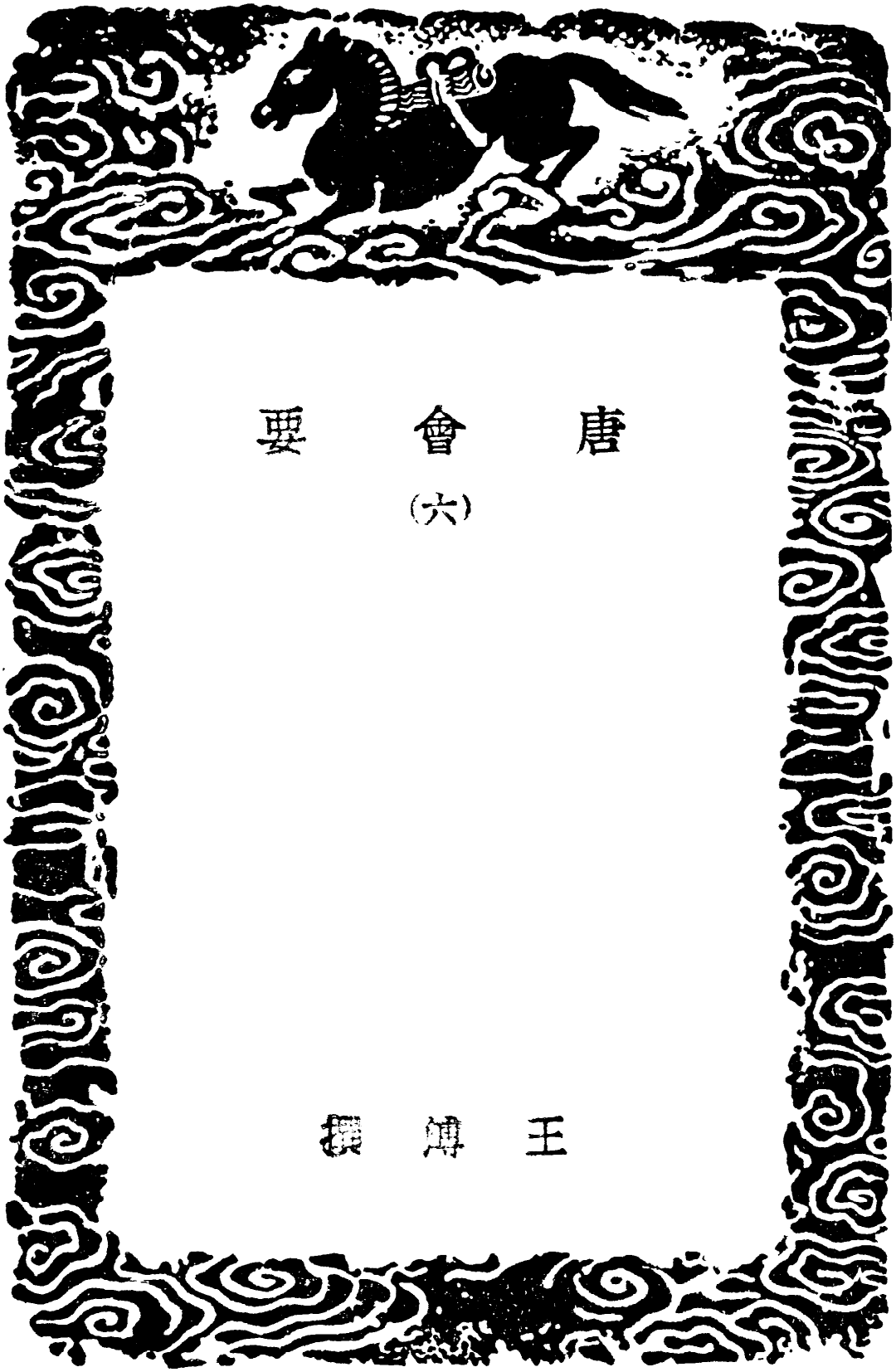
六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唐會要

(六)

王溥撰

唐會要卷三十

大內

武德元年五月二十一日。改隋大興殿爲太極殿。改隋昭陽門爲順天門。至神龍元年七月。改爲承天門

顯慶五年八月。有抱屈人齎鼓於朝堂訴。上令東都置登聞鼓。西京亦然。

景雲元年十月二十一日。以京大內爲太極宮。

宏義宮

武德五年七月五日。營宏義宮。初秦王居宮中承乾殿。高祖以秦王有克定天下功。特降殊禮。別建此宮以居之。至九年七月。高祖以宏義宮有山林勝景。雅好之。至貞觀三年四月。乃徙居之。改爲太安宮。六年二月三日。太宗正位于太極殿。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臣伏見太安宮在城之西。其牆宇門闕之制。方之紫極。尚爲卑小。臣伏以皇太子之宅。猶處城中。太安宮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雖太上皇遊心道素。志存清儉。陛下重違慈旨。愛惜人力。而番夷朝見。及四方觀者。有不足瞻仰焉。臣願營築雉堞。修起門樓。務從高敞。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乎天下矣。

通義宮

武德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幸龍潛舊宅。改爲通義宮。祭元皇帝於舊寢。以貞元皇后配享。上悲不自勝也。於是置酒高會。詔曰。爰擇良辰。言遵邑里。禮同過沛。事等歸譙。故老咸臻。旅姻斯會。肅恭薦享。感慶兼集焉。其年十二月九日。勅以奉義監爲龍躍宮。卽高祖舊居。

慶善宮

武德元年十月十八日。以武功舊宅爲武功宮。至六年十二月九日。改武功宮爲慶善宮。太宗誕於此宮。至貞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太宗幸慶善宮。賦詩。在樂卷。其年。諫議大夫蘇世長。侍宴於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煬帝所作耶。何雕麗之若此。高祖謂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我所造。何須設詭。而疑煬帝乎。世長曰。臣實不知。若陛下作此。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常陪侍。見陛下宅宇。纔蔽風霜。當此之時。亦以爲足。今初有天下。而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乎。

太和宮

武德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造太和宮於終南山。貞觀十年廢。至二十一年四月九日。上不豫。公卿上言。請修廢太和宮。厥地清涼。可以清暑。臣等請徹俸祿。率子弟微加功力。不日而就。手詔曰。比者風虛頗積。爲

弊至深。況復炎景蒸時。溫風鑠節。沈疴屬此。理所不堪。久欲追涼。恐成勞擾。今卿等有請。卽相機行。於是遣將作大匠閻立德。於順陽王第取材瓦以建之。包山爲苑。自裁木至於設幄。九日而畢功。因改爲翠微宮。正門北開。謂之雲霞門。視朝殿名翠微殿。寢名含風殿。幷爲皇太子搆別宮。正門西開。名金華門。殿名喜安殿。

洛陽宮

武德四年十二月七日。使行臺僕射屈突通。焚乾元殿應天門紫微觀。以其太奢。至貞觀三年。太宗將修洛陽宮。民部尚書戴胄諫曰。關中河外。近置軍團。富室強丁。並從戎旅。重以九成作役。餘丁向盡。去京二千里內。先配司農將作。假有遺餘。勢何足紀。亂離甫弭。戶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便廢。入軍者督其戎仗。從役者責其糇糧。盡室經營。多不能濟。以臣愚慮。恐致怨嗟。今丁旣役盡。賦調不減。費用不止。帑藏空虛。且洛陽宮殿。足蔽風雨。數年功畢。亦謂非晚。若頓修營。恐傷勞擾。上嘉之。因謂侍臣曰。戴胄於我無骨肉之親。但以忠直勵行。情深體國。事有機要。無不上聞。至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發卒又修洛陽宮。給事中張元素諫曰。陛下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爲先。東都未有幸期。卽令補葺。豈民人之所望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欣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今乃襲其雕麗。臣每承德音。未卽巡幸。此則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臣聞阿

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又乾元畢功隋人解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甚於煬帝深願陛下思之無爲由余所笑則天下幸甚上大悅謂房元齡曰洛陽士中朝貢道均朕故修營意在便於百姓今元素上表實亦可依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役宜卽停之

顯慶元年勅司農少卿田仁汪因舊殿餘址修乾元殿高一百二十尺東西三百四十五尺南北一百七十六尺至麟德二年二月十二日所司奏乾元殿成其應天門先亦焚之及是造成號爲則天門神龍元年三月十一日避則天后號改爲應天門唐隆元年七月避中宗號改爲神龍門開元初又爲應天門天寶二年十二月四日又改爲乾元門

垂拱四年二月十日拆乾元殿於其地造明堂至開元二十七年九月十日於明堂舊址造乾元殿

上元二年高宗將還西京乃謂司農少卿韋機曰兩都是朕東西之宅也見在宮館隋代所造歲序既淹漸將頹頓欲修殊費財力爲之奈何機奏曰臣曹司舊式差丁採木皆有雇直今戶奴採斫足支十年所納丁庸及蒲荷之直在庫見貯四十萬貫用之市材造瓦不勞百姓三載必成矣上大悅乃召機攝東都將作少府兩司事使漸營之於是機始造宿羽高山等宮其後上遊於洛水之北乘高臨下有登眺之美乃勅韋機造一高館及成臨幸卽令列岸修廊連亙一里又于澗曲疏建陰殿機得古銅器如盆而淺中有蹙起雙鯉之狀魚間有四篆字長宜子孫

至儀鳳四年車駕入洛乃移御之卽今之上陽宮也尚書左僕射劉仁軌謂侍御史狄仁傑曰古之陂池臺榭皆

在深宮重城之內。不欲外人見之。恐傷百姓之心也。韋機之作。列岸修廊。在於闔堞之外。萬方朝謁。無不覩之。此豈致君堯舜之意哉。韋機聞之曰。天下有道。百司各奉其職。輔弼之臣。則思獻替之事。府藏之臣。行詔守官而已。吾不敢越分也。

大明宮

貞觀八年十月。營永安宮。至九年正月。改名大明宮。以備太上皇清暑。公卿百僚。爭以私財助役。至龍朔二年。高宗染風痺。以宮內湫溼。乃修舊大明宮。改名蓬萊宮。北據高原。南望爽塏。六月七日。制蓬萊宮諸門殿亭等名。至三年二月二日。稅延雍同岐豳華寧鄜坊涇虢絳晉蒲慶等十五州率口錢。修蓬萊宮。二十五。減京官一月俸。助修蓬萊宮。四月二十二日。移仗就蓬萊宮新作含元殿。二十五日。始御紫宸殿聽政。百僚奉賀。新宮成也。初。遣司稼少卿梁孝仁監造。悉於庭院列白楊樹。左騎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入宮中縱觀。孝仁指白楊曰。此木易長。不過二三年。宮中可得蔭映。何力不答。但誦古詩曰。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意謂此特冢墓木也。孝仁遽令伐去之。更植桐柏。謂人曰。禮失求之于野。固不虛也。東臺侍郎張文瓘諫曰。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養。養之逸則富以康。使之勞則怨以叛。秦皇漢武。廣事四夷。多造宮室。致使土崩瓦解。戶口減半。臣聞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罔常懷。懷于有仁。陛下不制之于未亂之前。安能救之于既危之後。百姓不堪其弊。必搆禍難。殷鑒不遠。近在隋朝。臣願稍安撫之。無使生怨。上深納其言。

永隆二年正月十日。王公已下。以太子初立。獻食。勅于宣政殿會百官及命婦。太常博士袁利貞上疏曰。伏以恩旨。于宣政殿上兼設命婦坐位。奏九部伎。及散樂。並從宣政門入。臣以爲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處。象闕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會于別殿。九部伎從東門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于三殿別所。自可備極恩私。上從之。改向麟德殿。至開元十六年五月六日。唐昌公主出降。有司進儀注。于紫宸殿行五禮。右補闕施敬本。左拾遺張烜。右拾遺李銳等。連名上疏曰。竊以紫宸殿者。漢之前殿。周之路寢。陛下所以負黼扆。正黃屋。饗萬國。朝諸侯。人臣致敬之所。猶元極可見。不可得而升也。昔周女出降于齊。而以魯侯爲主。但有外館之法。而無路寢之事。今欲紫宸殿會禮。卽當臣下攝行。馬入于庭。醴升于牖。主人授几。逡巡紫座之間。賓使就筵。登降赤墀之地。又據主人辭稱吾子有事。至于寡人之室。言詞僭越。事理乖張。既黷威靈。深虧典制。其問名納采等。並請權于別所。上納其言。移于光順門外。設次行禮。

咸亨元年三月四日。改蓬萊宮爲含元殿。

長安元年十一月。又改爲大明宮。十二月一日。改含元殿爲大明殿。

神龍元年二月。復改爲含元殿。

上元二年七月。延英殿當御坐。生玉芝一莖。三花。親制玉靈芝詩三章。章八句曰。玉殿肅肅。靈芝煌煌。重英發秀。連葉分房。宗廟之福。垂其耿光。原闕二句。元氣產芝。明神合德。紫微間彩。白蕣呈色。載啓瑞圖。庶符皇

極。天心有眷。王道惟則。幸生芳本。當我宸旒。効此靈質。寶玉獻猷。神惟不愛。道亦無求。端拱思維。永荷天休。

建中元年九月。將作監言。請修內廊。是歲孟冬。爲魁罡。不利修作。太史請卜佗時。上曰。啓塞從時。詭妄之書。勿信。乃命修之。

貞元三年十二月。初作元英門觀于大明宮北垣。

玉華宮

貞觀二十一年七月十三日。剏造玉華宮于坊州宜君縣之鳳凰谷。正門曰南風門。殿名玉華殿。皇太子所居。南風門東。正門曰嘉禮門。殿名暉和殿。正殿瓦覆。餘皆葺之以茅。意在清涼。務從儉約。至永徽二年九月三日。廢玉華宮以爲佛寺。苑內舊是百姓田。並還本主。至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太宗以新造離宮。務從卑儉。終費人力。謂侍臣曰。唐堯茅茨不翦。以爲儉德。不知堯之時。無瓦爲蓋。桀紂之爲。若於無瓦之晨。爲茅茨者。未爲儉德。不翦之言。蓋書史粉飾之耳。朕今構采椽于椒風之日。立茅茨于有瓦之時。將爲節儉。自當不謝古者。昔宮室之廣。人役之勞。切以此再思。不能無愧。其月。徐充容上表曰。妾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竊見土木之工。不可兼遂。北闕初見。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復興。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疲民。假使和僦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

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所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

二十二年四月。太宗御製玉華宮銘。詔令皇太子已下並和。

九成宮

永徽二年九月八日。改九成宮爲萬年宮。至乾封二年二月十日。改爲九成宮。三年四月。將作大匠閻立德。造新殿成。移御之日。謂侍臣曰。朕性不宜熱。所司頻奏。請造此殿。既作之後。深懼人勞。今既暑熱。朕在屋下。尚有流汗。匠工暴露。事亦可愍。所以不令精妙者。意祇避炎暑耳。長孫無忌曰。聖心每以恤民爲念。天德如此。臣等不勝幸甚。

五年三月。幸萬年宮。上謂太尉無忌曰。此宮非直涼冷宜人。且去京不遠。朕離此十年。屋宇無多損壞。昨者不易一椽一瓦。便已可安。不知公等得安堵否。曹司廨署周足否。乃親制萬年宮銘并序。七百餘字。羣臣請刊石。建于永光門。詔從之。

奉天宮

永淳元年七月。造奉天宮於嵩山之南。仍置嵩陽縣。監察御史李善感諫曰。自古帝皇。莫不以登封告成爲盛事。天皇以封泰山。告太平。致羣瑞。則與三皇五帝比隆矣。但數年以來。菽粟不稔。百姓餓死。道路相

望。兼之四夷交侵。日有徵發。天皇恭默思譴。方便營造宮室。勞役不已。天下聞之。莫不失望。臣聞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臣忝任御史。是國家耳目。竊以此爲憂。上雖優容之。竟不納。其時承平已久。諫諍殆絕。善感既進諫書。時人甚稱美之。

宏道元年十二月。遺詔廢之。

文明元年二月。改爲嵩陽觀。

三陽宮 興泰宮附

聖歷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造三陽宮于嵩陽縣。

久視元年七月三日。左補闕張說。以車駕在三陽宮。不時還都。上疏曰。陛下屯萬乘。幸離宮。暑退涼歸。未降還旨。愚臣固陋。恐非良策。請爲陛下陳其不可。三陽宮去洛城一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崤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費資給。連雨彌旬。恐難周濟。陛下太倉武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山邱。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戟。示人鐏柄。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誡。無行所悔。今國家北有胡寇。覘邊。南有夷獠騷擾。關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輸漕方始。臣願陛下及時旋軫。天下羣生。莫不幸甚。

長安四年正月二十二日。毀三陽宮。取其材木。造興泰宮於壽安縣之萬安山。左拾遺盧藏用上表諫曰。

臣愚雖不達時變。竊嘗讀書。見古帝王之迹衆矣。臣聞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采椽不斲者。唐堯之德也。卑宮室。菲飲食。盡力乎溝洫者。大禹之行也。惜中人十家之產。而罷露臺之制者。漢文之明也。並能垂名無窮。爲帝皇之烈。豈不以克念徇物。博施濟衆。以臻於仁恕哉。今陛下崇臺邃宇。離宮別館。亦已多矣。更窮人之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爲陛下不愛人。務奉己也。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爲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爲患。至令陛下不知百姓失業。百姓亦不知左右傷陛下之仁也。小臣固陋。不識忌諱。敢冒死上聞。乞下臣此章。與執政者議其可否。

興慶宮

開元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以興慶里舊邸爲興慶宮。初。上在藩邸。與宋王等同居于興慶里。時人號曰五王子宅。至景龍末。宅內有龍池湧出。日以浸廣。望氣者云。有天子氣。中宗數行其地。命泛舟。以壓象踏氣。以厭之。至是爲宮焉。後于西南置樓。西面題曰花萼相輝之樓。南面題曰勤政務本之樓。至二十五年。元宗謂諸王曰。我自奉先帝宮室。不敢有加。時時補葺。已愧于勞人矣。惟興慶創制。乃朝廷百辟卿士。以吾舊邸。因欲修建。不免羣卿考室之詞。以俟庶民子來之請。亦所以表休徵之地。新作南樓。本欲察甿俗。採風謠。以防壅塞。是亦古闢四門達四聰之意。時有作樂宴慰。不徒然也。又因大哥讓朱邸。以成花萼相輝之美。歷觀自古聖帝明王。有所興作。欲以助教化也。我所冀者。式崇敦睦。漸漬薄俗。令人知信厚爾。至十

六年正月三日。始移仗于興慶宮聽政。二十四年六月。廣花萼樓。築夾城至芙蓉園。十二月三日。毀東市東北角。道政坊西北角。以廣花萼樓前。

天寶十載四月二十一日。興慶宮造交泰殿成。

元和十四年三月。詔左右軍各以官健二千人。修勤政樓。

太和三年十月。勅修南內天同殿十三間。及勤政樓明光樓。

大中五年。詔修明儀樓。

華清宮

開元十一年十月五日。置溫泉宮於驪山。至天寶六載十月三日。改溫泉宮爲華清宮。至天寶九載九月。幸溫泉宮。改驪山爲會昌山。至十載。又改爲昭應山。仍于秦坑儒之處立祠。以祀遭難諸儒。

天寶元年十月。造長生殿。名爲集靈臺。以祀神。

六載十二月。發馮翊華陰等郡丁夫。築會昌羅城于溫陽。置百司。

七載十二月二日。元元皇帝降于朝元閣。改爲降聖閣。八載四月。新作觀風樓。

諸宮

武德七年五月十七日。造仁智宮于宜州宜君縣。

貞觀二年八月。上每日視于西宮。公卿奏以宮中卑溼。請立一閣。上曰。若遂來請。糜費良多。昔漢文帝將起露臺。而惜中人十家之產。朕德不逮乎漢帝。而所費過之。豈爲人父母之道哉。竟不許。十一年正月十四日。新作飛山宮。七月二十日。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園囿。以分給遭水之家。

十四年八月五日。營襄城宮。初。太宗將幸洛陽。遣將作大匠閻立德。訪可清暑之地。以建離宮。遂于汝州西山。前臨汝水。傍通廣城澤。以置宮焉。役工一百九十萬。雜費稱是。至十五年三月七日。幸襄城宮。及至。暑熱甚。又多毒虺。太宗大怒。九日。免立德官。而罷其宮。分賜百姓。

顯慶五年四月八日。於東都苑內造八關涼宮。五月二十二日。改爲合璧宮。儀鳳三年正月七日。于藍田縣新作涼宮。宜名萬全宮。宏道元年十二月七日。遣詔廢之。

儀鳳四年五月十九日。造紫桂宮于澠池縣西。至永淳元年四月十三日。改芳桂宮。宏道元年。遣詔廢之。

長安二年六月。于雍州永安縣置涼宮。以永安爲名。仍令特進武三思充使營造。

景龍元年十月。勅宮殿門。皇城門。京城門。禁苑門。左右內外。各給交魚符一合。巡魚符一合。左廂給開門魚一合。右廂給閉門魚一合。左符付監門掌。交番巡察。每夜并非時開閉。則用之。

開元十一年正月十四日。改潞州舊宅爲飛龍宮。

武德三年七月八日。勅隋代離宮別館、遊憩所。並廢。九年六月。改東宮宏禮嘉福等門爲重光宣明門。

長安二年正月十七日。太子左庶子王方慶上言。請準舊制。改東宮殿及各門。與皇太子名同者。上疏曰。

謹按史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未有稱皇太子名者。當爲太子皇儲。其名尊重。不敢指斥。所以不言。西晉僕射山濤啓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籍。故不稱名。應有憑準。朝官尚猶如此。宮臣諱則不疑。今東宮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事論啓。迴避甚難。孝敬皇帝爲太子時。改宏教門爲崇教門。沛王爲皇太子時。改崇賢館爲崇文館。皆避名諱。以尊禮典。此則成例。足爲規模。上從之。

神龍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有司奏。以宮殿名與沛王諱同者。悉改焉。遂改昭慶殿章德殿昭賢侯廟。

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改元武樓爲神武制勝樓。

開元二十六年正月六日。修望春宮。至十月。兩京路行宮。各造殿宇。及屋千間。

貞元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戶部侍郎班宏。奉勅修延喜門。築夾城。五年正月十九日。宏又修元武樓。

十二年八月六日。戶部尚書裴延齡。奉勅修望仙樓。至十三日。令又築望仙樓東夾城。其年十二月。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副知度支蘇弁。奉勅改造三殿前會慶亭。

十三年九月。上謂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曰。朕以浴堂院殿。一椽損壞。欲換之而未能。裴延齡曰。陛下自有本分錢物。用之不竭。上驚曰。本分錢物何也。對曰。準禮經。天下賦稅三分。一分充乾豆。一分充賓客。

一分充君之庖廚。乾豆者。供宗廟也。亦不能分財物。至于諸國蕃客。及迴紇馬價。皆極簡儉。庖廚之餘。其數尙多。陛下本分也。用修數十殿。亦不合疑。何況一枕邪。上頷之而已。又奏近于同州。檢得一谷。材木可數千條。皆長七八丈。上曰。人言天寶中。側近求覓長五六十尺者尙無。今何近處忽有此木。延齡曰。生自關輔。蓋爲聖時。豈前時合得有也。其姦佞如此。

十四年三月三日。造會慶亭于麟德殿前。

元和二年六月。詔左神策軍。新築夾城。置元化門晨輝樓。

三年十月。勅修南內宮牆舍。共一千六百間。

五年十一月。上謂宰臣曰。朕以禁中舊殿。歲久傾危。欲漸修葺。緣國用未足。每務簡儉。至於車服食飲。亦畏奢侈。不知竟可營造否。權德輿對曰。仲尼謂大禹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爲無間。漢文帝欲起露臺。以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遂止。是以文帝之代。四海庶富。俗知禮讓。今陛下至誠恭儉。有過前王。當爲天下幸甚。

六年五月。詔毀興安門南竹亭。

十二年四月。詔右神策軍。以衆二千築夾城。自雲韶門過芳林門。西至修德里。以通於興福佛寺。其年閏五月。新造蓬萊池周廊四百間。

十三年二月。詔六軍使創修麟德殿之右廊。是月。浚龍首池。起承暉殿。雕飾綺煥。徙植佛寺之花木以充焉。

十五年二月。詔於西廊內開便門。以通宰臣自閤中赴延英路。七月。新作永安殿及寶慶殿。修日華門。通乾門。并朝堂廊舍。八月。發神策六軍三千人。浚魚藻池。十月。發右神策兵各千人。於門下省東少陽院前築牆。及造樓觀。

長慶元年五月。禁中造百尺樓。時帑藏未實。內外多事。土木之工屢興。物議喧然。

寶歷元年五月。神策軍於苑內古長安城中。修漢未央宮。掘地獲白玉一。長六尺。其年九月。勅長春宮莊宅。宜令內莊宅使營建。

太和元年四月。詔毀昇陽殿東放鴨亭。望仙門側看樓十間。並敬宗所造也。

二年八月。勅修安福樓及南殿院屋宇一百八十八間。又修兩儀殿及甘露殿。共一百七十二間。

九年七月。勅修紫雲樓於芙蓉北垣。九月。內出新造紫雲樓彩霞亭額。左軍中尉仇士良。以鼓吹迎於銀臺門。時上好詩。每吟杜甫曲江行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乃知天寶已前。曲江四面。皆有行宮臺殿。思復昇平故事。故爲樓殿壯之。

會昌元年三月。勅造靈符應聖院。五年正月。造仙臺。其年六月。修望仙樓及廊舍。共五百三十九間。

大中元年二月。勅修百福殿院八十間。其年七月。勅親親樓號雍和殿。別造屋宇廊舍七百間。二年正月。勅修右銀臺門樓屋宇。及南面城牆至叡武樓。

天祐二年四月勅。自今年五月一日後。常朝出入。取東上閤門。或遇奉慰。卽開西上閤門。永爲定制。其年五月四日。勅改東都延喜門爲宣仁門。重明門爲興教門。長樂門爲光政門。光範門爲應天門。乾化門爲乾元門。宣政門爲敷政門。宣政殿爲貞觀殿。日華門爲左延福門。月華門爲右延福門。萬壽門爲萬春門。積慶門爲興善門。含章門爲膺福門。含清門爲延義門。金鑾門爲千秋門。延和門爲章善門。以保寧殿爲文思殿。其見在門名。與西京門同名。並宜改復洛京舊門名。

唐會要卷三十一

輿服上

裘冕

舊制。天子之服。則有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元冕。通天冠。武弁。黑介幘。白紗帽。平準帽。翼善冠之服。並出於殿中省。皇后之服。則有褘衣。鞠衣。鈿釵禮衣之服。並出於內侍省。太子之服。則有衮冕。具服遠遊冠。公服遠遊冠。烏紗帽。弁服。平巾幘。進德冠之服。並出於左春坊。凡王公第一品服衮冕。二品服鷩冕。三品服毳冕。四品服絺冕。五品服元冕。六品至九品服爵弁。

武德四年七月定制。凡衣服之令。天子之服有十二等。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元冕。通天冠。武弁。黑介幘。白紗帽。平巾幘。白帢。是也。

顯慶元年九月十九日。修禮官臣無忌志寧敬宗等言。準武德初撰衣服令。乘輿祀天地。服大裘冕。無旒。臣勘前件令。是武德初撰。雖憑周禮。理極未安。謹按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南至。被衮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而此二禮。俱說周郊。衮與大裘。事乃有異。按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明以禦寒。理非當暑。若啓蟄祈穀。冬至報天。行事服裘。義歸通允。至於夏季迎氣。龍見而雩。炎熾方隆。如何服之。謹尋歷代。唯

服袞章。與郊特牲義旨相協。按周遷輿服志云。漢明帝永平二年。詔採周官禮記。始制祀天地服。惟天子備十二章。沈約宋書志云。魏晉郊天。亦皆服袞。宋魏周齊隋。禮令祭服。悉同斯則。百王通典。炎涼無妨。復與禮經。事無乖舛。今請憲章故實。郊祭天地。皆服袞冕。其大裘請停。仍改禮令。又檢新禮。皇帝祭社稷。絺冕四旒。衣三章。祭日月。服元冕三旒。衣無章。謹按令文。是四品五品之服。此三公亞獻。皆服袞衣。孤卿助祭。服毳及鷩。斯乃乘輿章數。同於大夫。君少臣多。殊爲不可。周禮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祀諸小祀則元冕。又云。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之服。袞冕已下。皆如王之服。所以三禮義宗。遂有二釋。一云。公卿大夫助祭之日。所服之服。降王一等。又云。悉與王同。求其折衷。俱未通允。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天子以十二爲節。義在法天。豈有四旒三章。翻爲御服。若諸臣助祭。冕與王同。便是貴賤無分。君臣不別。如其降王一等。則王著元冕之時。羣臣次服爵弁。既屈天子。又貶公卿。周禮此文。久不施用。是故漢魏以來。下迄隋代。相承舊事。唯用袞冕。今新禮。親祭日月。仍服五品之服。臨事施行。極不穩便。請遵歷代故實。諸祭並用袞冕。制可之。無忌等又奏曰。皇帝爲諸臣及五服親舉哀。依禮著素服。今令乃云白帢。禮令乖舛。須歸一塗。且白帢出自近代。事非稽古。雖著令文。不可行用。請改從素服。以合禮文。制從之。

儀鳳二年。太常博士蘇知機又上表。以公卿以下冕服。請別立節文。勅下有司詳議。崇文館學士校書郎

楊炯議曰。今表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已施於旌旗矣。龍虎火山。又不逾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元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感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逾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與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盡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罄東觀之鉛黃。無以紀其名實。固不可畢陳於法服也。雲也者。從龍之氣也。水也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別爲章目也。鷩冕八章。三公服之。鷩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鸇者。鷙鳥也。適可以辨祥刑之職也。熊羆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稱藻爲水草。無所法象。引張衡賦云。蔕倒茄於藻井。披江葩之狎獵。謂爲蓮花。取其文采者。夫茄蓮也。若以蓮花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木草之名。亦未達文章之意。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衮名。豈惟顚倒衣裳。抑亦自相矛盾。又黼冕四章。五品服之。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則不經之甚也。夫禮惟從俗。則命爲制。令爲詔。乃秦王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乃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朝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法度者哉。由是竟寢知機所請。

開元十一年冬。將有事於南郊。中書令張說奏稱。准令。皇帝祭昊天上帝。服大裘之冕。事出周禮。取其質也。永徽二年。高宗享南郊用之。顯慶元年修禮。改用衮冕。事出郊特牲。取其文也。自則天已來用之。若遵古制。則應用大裘。若便於時。則衮冕爲美。令所司造二冕呈進。上以大裘樸略。冕又無旒。既不可通用於

寒暑。乃廢而不用之。自是元正朝會。用衮冕及通天冠。大祭祀依郊特牲。亦用衮冕。自餘諸服。雖著在令文。不復施用。

二十六年。蕭宗爲皇太子。受册。太常所撰儀注。有服絳紗衮之文。太子以爲與皇帝所稱同。上表辭不敢當。請有司易之。上令百官詳議。尚書左丞相裴耀卿。太子太師蕭嵩等奏曰。謹按衣服令。皇太子具服。有遠遊冠。三梁。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髮纓綏。犀簪。導絳紗衮。白紗中單。皁領。褾襈。白袴襦。方心曲領。絳紗蔽膝。革帶。劍佩。綬等。謁廟還宮。元日冬至朔日。入朝釋奠則服之。其絳紗衮。則是冠衣之內。一物之數。與袴襦劍佩等無別。至於貴賤之差。尊卑之異。則冠爲首飾。名制有殊。並珠旒及裳綵章之數。多少有別。自外不可事事差異。亦有上下通服。名制是同。禮重則具服。禮輕則從省。今以至敬之情。有所不敢。衣服不可減省。稱謂須更變名。望所撰儀注。不以絳紗衮爲稱。但稱爲具服。則尊卑有差。謙光成德。議奏。上手勅改爲朱明服。下所司行用焉。

章服品第

舊儀有朝服亦名具服。一品已下。五品已上。陪祭朝享。拜表大事。則服之。六品已下。唯無劍佩綬。又有公服。亦名從省服。一品已下。五品已上。朔望朝謁。及見東宮。則服之。六品已下。去紛鞶囊。皆雙綬。又九品已上。朔望朝參者。十月一日已後。二月三十日已前。並服袴褶。五品已上。著珂傘。

貞觀四年八月十四日。詔曰。冠冕制度。以備令文。尋常服飾。未爲差等。於是三品已上服紫。四品五品已上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婦人從夫之色。仍通服黃。至五年八月十一日。勅七品以上服龜甲雙巨十花綾。其色綠。九品以上服絲布及雜小綾。其色青。至龍朔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孫茂道奏稱。準舊令。六品七品著綠。八品九品著青。深青亂紫。非卑品所服。望請改。六品七品著綠。八品九品著碧。朝參之處。聽兼服黃。從之。

咸亨五年五月十日勅。如聞在外官人百姓。有不依令式。遂於袍衫之內。著朱紫青綠等色短衫襖子。或於閭野。公然露服。貴賤莫辨。有斁彝倫。自今以後。衣服下上。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仍令有司嚴加禁斷。

上元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勅。一品已下文官。並帶手巾算袋刀子礪石。其武官欲帶者。亦聽之。文武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帶十三銙。四品服深緋。金帶十一銙。五品服淺緋。金帶十銙。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並銀帶九銙。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淺青。並鍮石帶九銙。庶人服黃銅鐵帶七銙。前令九品已上。朝參及視事。聽服黃。以洛陽縣尉柳延服黃夜行。爲部人所毆。上聞之。以章服紊亂。故以此詔申明之。朝參行列。一切不得著黃也。

文明元年七月五日詔。八品已下。舊服青者。並改爲碧。

神龍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勅。停京官六品已下著緋袴褶令。各依本品爲定。

景雲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制。令內外官。依上元元年勅。文武官咸帶七事。謂佩刀。刀子。礪石。契苾眞。嚈厥針筒。火石袋。靴鞾等。其腰帶一品至五品。並用金。六品至七品。並用銀。八品九品。並用鍮石。

開元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勅。百官所帶跨巾算袋等。每朔望朝參日著。外官衙日著。餘日停。其年七月二十五日勅。珠玉錦繡。既令禁斷。準式。三品已上飾以玉。四品已上飾以金。五品已上飾以銀者。宜於腰帶及馬鐙酒杯杓依式。自外悉斷。

十九年六月勅。應諸服袴褶者。五品已上。通用紬綾及羅。六品已下小綾。除幞頭外。不得服羅縠。及著獨窠繡綾。婦人服飾。各依夫子。五等以上諸親婦女。及五品已上母妻。通服紫。九品已上母妻。通服朱。五品已上母妻。衣腰襻褾。緣用錦繡。流外及庶人。不得著紬綾羅縠。五色線韡履。凡襯色衣不過十二破。渾色衣不過六破。帽子皆大露面。不得有掩蔽。正朝會及大禮陳設事。緣供奉官攝官者。並依攝官服之。

元和十二年六月九日。太子少師鄭餘慶奏。內外官服朝服入祭服者。其中五品。多有疑誤。約職事宜。自今已後。其職事官是五品者。雖帶六品已下散官。卽有劍佩綬。其六品已下職事官。縱有五品已下散官。並不得服劍佩綬。

龍紀元年十一月。將有事圜丘。上宿齋於武德殿。宰臣百寮。朝服於位。時兩軍中尉楊復恭。及兩樞密皆

朝服侍上太常博士錢珝李綽等奏曰。今皇帝赴齋。內臣朝服。竊詳國朝故事。及近代禮令。並無內官朝服助祭之文。若須要冠服。請各依所兼正官。隨資品。依令式。服本官之服。從之。

內外官章服

舊制。凡授都督刺史。皆未及五品者。並聽著緋佩魚。離任則停之。若在軍賞緋紫魚袋者。在軍則服之。不在軍不在服限。若經敘錄不合得者。在軍亦停之。

開元三年四月勅。宰臣自朝廷出鎮。請朝官至侍御史已上者。卽許兼受章服。便爲久例。

其年八月詔。駙馬都尉。從五品階。自今已後。宜準令式。仍借紫金魚袋。駙馬都尉借紫自此始也。

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詔。彰施服色。分別貴賤。苟容僭濫。則有乖儀式。如聞內外絕無官者。皆詐著綠。不以爲事。又軍將在陣。賞借緋紫。本是從戎鞅胯之服。一得之後。遂別造長袍。遞相倣傚。又入蕃使。別勅借緋紫者。使回合停。自今已後。衙內宜專定殿中侍御史糾察。天授二年八月二十日。左羽林大將軍建昌王攸寧。賜紫金帶。九月二十六日。除納言。依舊著紫帶金龜。借紫自此始也。

八年二月二十日勅。都督刺史品卑者。借緋及魚袋。永爲常式。

二十五年五月三日勅。緋紫之服。班命所崇。以賞有功。不可僭濫。如聞諸軍賞借。人數甚多。曾無甄別。是何道理。自今已後。除灼然有戰功外。餘不得輒賞。

大中元年。中書門下奏。幕府遷授章服。貞元元年之間。使府奏職至侍御史。然後許兼省官。至章服皆計考效。近日奏行殿中及戎卒。便請朱紫。數事俱行。其中自綠腰金。皆非典故。今請自侍御史待年月足後。更奏始與省官。至於朱紫。許於本使府有事績尤異者。然後許奏請。惟副使行軍奏職特加。先著綠便許緋。餘不在此限。

三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增秩賜金紫。雖有故事。如觀察使奏刺史善狀。並須指事而言。不得虛爲文飾。其諸道副使判官。如事績尤異。然後許奏論。惟副使行軍。先著綠便許賜緋。其餘不在此限者。諸使奏請。或資品尙淺。卽請章服。或賜緋未幾。又請賜紫。準令。入仕十六考職事官。散官皆至五品。始許著緋。三十考職事官四品。散官三品。然後許衣紫。除臺省淸要。牧守常典。自今已後。請約官品爲例。判官上檢校五品者。雖欠階考。量許奏緋。副使行軍。俱官至侍御史已上者。縱階考未至。亦許奏緋。如已檢校四品官。兼中丞。先賜緋。經三周年已上者。兼許奏紫。其有職事尤異。關錢穀者。須指事上言。監察已下。量與減年限。進改殿中已上。然後可許賜章服。公事尋常者。不在奏限。依奏。

雜錄

乾封二年二月。禁工商不得乘馬。

神龍二年九月。儀制令。諸一品已下。食器不得用渾金玉。六品已下。不得用渾銀。

太和元年五月勅。衣服車乘。器用宮室。侈儉之制。近日頗差。宜準儀制令。品秩勳勞。仍約今時所宜。撰等級。送中書門下參酌奏聞。

三年九月勅。兩軍諸司內官。不得著紗縠綾羅等衣服。

六年六月勅。詳度諸司制度條件等。禮部式。親王及三品已上。若二王後。服色用紫。飾以玉。五品已上。服色用朱。飾以金。七品已上。服色用綠。飾以銀。九品已上。服色用青。飾以鍮石。應服綠及青人。謂經職事官成。及食祿者。其用勳官及爵。直司依出身品。仍聽佩刀礪紛帨。流外官及庶人。服色用黃。飾以銅鐵。其諸親朝賀宴會服飾。各依所準品。又請一品二品許服玉。及通犀。三品許服花犀斑犀及玉。又服青碧者。許通服綠。餘依禮部式。又應三省御史臺。兩京諸司。及諸道在城職掌官等。諸不許用本官本品例。仍並不得服犀玉。及車馬不得飾以金銀。又袍襖衫等。曳地不得長二寸已上。衣袖不得廣一尺三寸已上。婦人制裙。不得闊五幅已上。裙條曳地。不得長三寸已上。襦袖等不得廣一尺五寸已上。又六典及禮部式。諸文武官赴朝。諸府道從職事。一品及開府儀同三司。聽七騎。二品及特進。聽五騎。三品及散官。三騎。四品五品。二騎。六品已下。一騎。其散官及以理去官。五品已上。將從不得過兩騎。若京城外。不在此限。今約品秩。職事官一品職七騎。二品及中書門下三品五騎。三品及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尚書省四品。三騎。四品五品兩騎。鞍通用銀裝。六品一騎。通用鍮石裝。其散官及以理去官者。五品已上。不得過一騎。其若在

京城外。及勳績顯著。職事繁重者。不在此限。七品已下。非常參官。並不得以馬從。未任者聽乘蜀馬。鞍用烏漆裝。又請一品二品九騎。三品七騎。四品五騎。五品兩騎。六品一騎。其京城內應職事繁重者。不在此限。六品以下。非常參官。不得馬從。其六品已上。非常參官。周親未任者。聽乘馬。餘未任者。聽乘蜀馬小馬。鞍用烏漆裝。其胥吏雜色人。不在此限。其鞍轡裝飾。據所司條流。得用銀者。四品已下。並得許用垂頭押胯。其用銀及鍮石者。並不得用鬧裝。其軍容隊伍。要資華飾。不在此限。餘並請依所司條流。又制節度使。准儀制令。諸軍一品已下。五品已上。皆通用幰。六品已下。皆不得用幰。令非册拜及婚會。並不得用幰。又准少府式。公主出降。犢車兩乘。一金銅裝。郡主犢車兩乘。一銅裝。縣主犢車兩乘。一銅裝。又准鹵簿令。外命婦一品。厭翟車。從車六乘。二品三品。白銅飾犢車一乘。從車四乘。四品白銅飾犢車一乘。從車兩乘者。今此附前件令式。參酌今時之宜。且婦人本合乘車。近來率用檐子。事已成俗。教在因人。今請外命婦一品二品。中書門下三品母妻。金銅飾犢車檐子。舁不得過八人。三品金銅飾犢車檐子。舁不得過六人。非尚書省御史臺。即以白銅飾檐子。舁不得過四人。四品五品。白銅飾犢車。白銅飾檐子。舁不得過四人。六品以下。畫奚車檐子。舁不得過四人。胥吏及商賈妻。並不得乘奚車及檐子。其老疾者。聽乘葦轝車及篾籠。舁不得過二人。庶人准此。右伏緣白銅先已禁斷。今請應合用白銅者。通用鍮石。其胥吏及商賈妻女老病者。聽乘座車及葦轝車。餘並准所司條流處分。勅旨。並依奏。又奏。婦人高髻險妝。去眉開額。甚乖風

俗。頗壞常儀。費用金銀。過爲首飾。並請禁斷。其妝梳釵篦等。伏請勒依貞元中舊制。仍請勅下後。諸司及州府榜示。限一月內改革。又吳越之間。織造高頭草履。亦請切加禁絕。其以彩帛縵成高頭履。及平頭小花草履。既任依舊。餘請准所司條流。又奏准營繕令。王公已下。舍屋不得施重栱藻井。三品已上堂舍。不得過五間九架。廳厦兩頭門屋。不得過五間五架。五品已上堂舍。不得過五間七架。廳厦兩頭門屋。不得過三間兩架。仍通作烏頭大門。勳官各依本品。六品七品已下堂舍。不得過三間五架。門屋不得過一間兩架。非常參官。不得造軸心舍。及施懸魚對鳳瓦獸通袱乳梁裝飾。其祖父舍宅。門廕子孫。雖廕盡。聽依仍舊居住。其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樓閣臨視人家。近者或有不守勅文。因循制造。自今以後。伏請禁斷。又庶人所造堂舍。不得過三間四架。門屋一間兩架。仍不得輒施裝飾。又準律。諸營造舍宅。於令有違者。杖一百。雖會赦令。皆令改正。其物可賣者聽賣。若經赦百日不改去。及不賣者。論如律。又奏。商人乘馬。前代所禁。近日得以恣其乘騎。雕鞍銀鐙。裝飾煥爛。從以童騎。最爲僭越。請一切禁斷。庶人準此。師僧道士。除綱維及兩街大德。餘並不得乘馬。請依所司條流處分。諸部曲客女奴婢。服絁紬絹布。色通用黃白。飾以銅鐵。客女及婢。通服青碧。聽同庶人。兼許夾纈。丈夫許通服黃白。如屬諸軍諸使諸司。及屬諸道。任依本色目流例。其女人不得服黃紫爲裙。及銀泥罨畫錦繡等。餘請依令式。又制度衣服車乘器用宮室等。其諸軍使職掌官等。並請約文武官例。各委本道本軍本使。以職掌高下。約爲等第。比類聞奏。又應諸

色條流。請委御史臺知彈御史。兩巡使。京兆尹。東都留守。河南尹。留臺御史。外州府長吏。準條流月日切加糾察。如違越。沒入所犯物。仍量加決責。其常參官具名聞奏。其在城諸軍使。各委本司句當。不及者。委臺司覺察聞奏。勅旨。理道所關。制度最切。其喪葬婚嫁。吉凶禮物。雖不在條件之內。亦委所司。準令式句當。仍加捉搦。其禁軍仗衛雜飾。及諸道節鎮等使。軍裝衣服。卽不在此限。餘並依奏。

其年七月。度支戶部鹽鐵三司奏。准今年六月勅。令三司官典及諸色場庫所由等。其孔目。句檢。句覆。支對。句押。權遣。指引進庫官。門官等。請許服細葛布折造。及無紋綾充衫及袍襖。依前通服綠。闇銀藍鐵充腰帶。不得乘毛色大馬。鞍轡踏鐙用鍮石。其驅使官。有正官。及在城及諸色倉場官等。請許服細葛布折造。及庶人紋綾充衫袍。依前服綠。藍鐵充腰帶。乘小馬。鞍轡銜鐙用鍮石。其驅使官。未有正官。及與行按令史等。請許麤葛布及官絁等充衫襖。亦請依前通服綠。銅鐵腰帶。乘蜀馬。其鞍用烏漆鐵踏鐙。聽於每司。各許三人著綠布衫。其不行按令史並書手。服白。仍並不許乘馬及馬從。通引官許依前麤紫絁及紫布充衫袍。藍鐵腰帶。乘小馬。鞍用烏漆鐵踏鐙。其行官門子等。請許依前服紫麤絁充衫襖。藍鐵腰帶。仍不許乘馬。其騾綱車綱等。緣常押驢騾於諸州府搬運。及送遠軍衣賜。須應程期。請許依前麤紫絁充襖。藍鐵腰帶。乘驢車。出塞卽請許乘麤牡馬。餘並不得違元勅。揀子及諸色小所由。並請服白布衫。及應向外監院職掌所由。請勅下後。約省使條流。遞減一等處分。除此外。餘並準元勅處分。依奏。

七年八月九日勅。今年十月。服冬裘後。其衣服輿馬。並宜準太和六年六月十七日勅處分。如固違制度。九品已上。量加黜責。其布衣。五年不得選舉。

開成四年二月。淮南觀察使李德裕奏。臣管內婦人衣袖先闊四尺。今令闊一尺五寸。裙先曳地四五寸。今令減五寸。從之。

五年六月。御史中丞黎植奏。伏以朝官出使。自合驛馬。不合更乘檐子。自此請不限高卑。不得輒乘檐子。如病。即任所在陳牒。仍申中書門下及御史臺。其檐夫自出錢雇。節度使有病。亦許乘檐子。不得便乘臥轝。宰相三公師保尚書令正省僕射。及致仕官疾病者。許乘之。餘官並不在乘限。其檐子任依漢魏故事。準載步輿步輿之制。不得更務華飾。其三品已上官。及刺史赴任。有疾亦任所在陳牒。許暫乘。病瘥日停。不得驛中停止。人夫並須自雇。又中書門下奏。臺司所奏條流檐子事。更須商量。其常參官或諸司長史。品秩高者。有疾及筋力綿怯。不能控馭。望許牒臺。暫乘檐子。患損勒停。其出使郎官。中路遇疾。令自雇夫者。若所詣稍遠。計費極多。制下檢身。不合貸借。輕齎則不濟所要。無偏則不可支持。如中路遇疾者。所在飛牒申奏。差替去。以此商量。庶爲折衷。餘請依御史臺所奏。

冠

唐制。親王服遠遊三梁冠。五品已上。兩梁冠。九品已上。一梁冠。武官及中書門下九品已上。服武弁平巾

幘。御史服法冠。武德四年七月勅。折上巾。軍旅所服。即今幞頭是也。自後紗帽漸廢。貴賤用之。故事。全復皁而向後幞髮。俗謂之幞頭。周武建德中裁爲四脚。

其年十二月。高祖問秘書丞令狐德棻曰。丈夫冠。婦人髻。競爲高大。何也。對曰。在人之身。冠髻爲上。所以古人方諸君子。昔東晉之末。君弱臣強。江左之士。莫不衣小而裳大。及宗武正位之後。君尊而臣卑。俄亦變改。此即近事之徵。

貞觀八年五月七日。太宗初服翼善冠。賜貴臣進德冠。因謂侍臣曰。幞頭起於周武帝。蓋取便於軍容耳。今四方無虞。當偃武事。此冠頗採古法。兼類幞頭。乃宜常服。至開元十七年。廢不行用。

開元十九年六月勅。應五品已上。行六品冠。去琪珠。

二十五年。工部太常寺。衣冠祭服并幘。諸司供奉官衣冠履舄等。所司七年一替。三年一給。未滿三年。有損壞者。並自修理。

乾元元年十月一日。知司天臺事韓穎奏。五官正。奉勅創置。其官職配五方。上稽五緯。臣請冠上加一星珠。衣從本方正色。每至元日冬至朔望朝會。及諸大禮。即服以朝見。仍望永爲恆式。勅旨依。

貞元七年十一月。上問冠冕於宰臣。時董晉對曰。古之人服冠冕者。動有佩玉之響。以節步也。故大禹惡衣服而致美於黻冕。上然之。

巾子

武德初。始用之。初尙平頭小樣者。

天授二年。則天內宴。賜羣臣高頭巾子。呼爲武家諸王樣。景龍四年三月。內宴。賜宰臣已下內樣巾子。其樣高而踣。皇帝在藩時所冠。故時人號爲英王踣樣。

開元十九年十月。賜供奉及諸司長官羅頭巾。及官樣圓頭巾子。

永泰元年。裴冕爲左僕射。自創巾。號曰僕射樣。

太和三年正月。宣令諸司小兒。勿許裹大巾子入內。

魚袋

永徽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袋。

五年八月十四日勅。恩榮所加。本緣品命。帶魚之法。事彰要重。豈可生平在官。用爲褒飾。纔至亡沒。便卽追收。尋其始終。情不可忍。自今已後。五品已上有薨亡者。其隨身魚袋。不須追收。

咸亨三年五月三日。始令京官四品五品職事。佩銀魚。是日。出內魚袋賜之。

垂拱二年正月二十日赦文。諸州都督刺史。並準京官帶魚袋。

天授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改內外官所佩魚爲龜。至神龍二年二月四日。京文武官五品已上。依舊式佩

魚袋。

久視元年十月十三日。職事三品已上龜袋。宜用金飾。四品用銀飾。五品用銅飾。上守下行。皆依官給。

神龍元年六月十七日赦文。嗣王郡王有階級者。許佩金魚袋。至開元元年八月二十日。諸親王長子。先帶郡王官階級者。亦聽著紫。佩魚袋。

二年八月制。京文官五品已上。依舊式佩銀魚袋。

景龍三年八月。令特進佩魚。散職佩魚。自茲始也。

蘇氏記曰。自永徽以來。正員官始佩魚。其離任及致仕。即去魚袋。員外判試并檢校等官。並不佩魚。至開元九年九月十四日。中書令張嘉貞奏曰。致仕官及內外官五品已上檢校試判及內供奉官。見占闕者。聽準正員例。許終身佩魚。以爲榮寵。以理去任。亦許佩魚。自後恩制賞緋紫。例兼魚袋。謂之章服。

景雲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赦文。魚袋著紫者金裝。著緋者銀裝。

開元二年閏二月勅。承前諸軍人。多有借緋及魚袋者。軍中卑品。此色甚多。無功濫賞。深非道理。宜勅諸軍鎮。但是從京借。並軍中權借者。並委勅封收取。待立功日。據功合德。即將以上者。委先借後奏。其靈武。和戎。大武。幽州鎮軍。赤水。河源。瀚海。安西。定遠等軍。既臨賊衝。事藉懸賞。量軍大小。各封金魚袋一二十枚。銀魚袋五十枚。並委軍將。臨時行賞。

唐會要卷三十二

輿服下

笏

武德四年八月十六日。詔五品已上執象笏。已下執竹木笏。舊制。三品已下。前挫後直。五品已上。前挫後屈。武德已來。一例上圓下方。其日勅。凡笏周制七。周禮。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晉宋以來。謂之手板。自西魏後。五品已上。通用象牙。六品以下。兼用竹木。近唯尚書郎執笏。公卿但以手板。後周保定四年。百官始執笏。至晉宣時。內外婦人執笏。其拜俛伏興俱執之。

開元八年九月勅。諸笏。三品已上。前屈後直。五品已上。前屈後挫。並用象。九品已上。竹木。上挫下方。男以上聽依品爵執笏。假板官亦依例。

異文袍

武德四年八月十六日。勅三品已上。服大料紬綾及羅。其色紫。飾用玉。五品已上。服小料紬綾及羅。其色朱。飾用金。六品已上。服絲布雜小綾。交梭及雙紃。其色黃。六品七品飾銀。八品九品鍮石。流外及庶人。服紬絹絁布。其色通用黃白。飾用銅鐵。

天授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內出繡袍。賜新除都督刺史。其袍皆刺繡作山形。繞山勒回文銘曰。德政惟明。職令思平。淸愼忠勤。榮進躬親。自此每新除都督刺史。必以此袍賜之。

延載元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繡袍以賜文武官三品已上。其袍文仍各有訓誡。諸王則飾以盤龍及鹿。宰相飾以鳳池。尙書飾以對雁。左右衛將軍。飾以對麒麟。左右武衛。飾以對虎。左右鷹揚衛。飾以對鷹。左右千牛衛。飾以對牛。左右豹韜衛。飾以對豹。左右玉鈴衛。飾以對鶻。左右監門衛。飾以對獅子。左右金吾衛。飾以對豸。文銘皆各爲八字回文。其辭曰。忠貞正直。崇慶榮職。文昌翊政。勳彰慶陟。懿沖順彰。義忠愼光。廉正躬奉。謙感忠勇。

開元十一年六月。勅諸衛大將軍。中軍郎將袍文。千牛衛瑞牛文。左右衛瑞馬文。驍衛虎文。武衛鷹文。威衛豹文。領軍衛白澤文。金吾衛辟邪文。監門衛獅子文。每正冬陳設。朝日著甲。會日著袍。

貞元三年三月。初賜節度觀察使等新制時服。上曰。頃來賜衣。文綵不常。非制也。朕今思之。節度使文以鶻銜綬帶。取其武毅。以靖封內。觀察使以鴈銜儀委。取其行列有序。冀人人有威儀也。

其年十一月九日。令常參官服衣綾袍。金玉帶。至八年十一月三日。賜文武常參官大綾袍。

太和六年六月。勅三品已上。許服鶻銜瑞草。雁銜綬帶。及對孔雀綾袍襖。四品五品。許服地黃交枝綾。六品已下常參官。許服小團窠綾。及無紋綾。隔織獨織等。充除此色外。應有奇文異制袍襖綾等。並禁斷。其

中書門下省尚書省御史臺及諸司三品官。並勅下後。許一月日改易。應諸司常參官。限勅下後兩月日改易。除非常參官及供奉官。外州府四品已上官。許通服絲布。仍不得有花文。一切禁斷。其花絲布及繚綾。除供御服外。委所在長史禁毀訖聞奏。其不可服絲布者。勅下後。限一月並須改易。

輅車

武德初著令。天子鑾輅五等。玉金象革木。以供服乘用之。屬車十乘。指南車。記里鼓車。白鷺車。鸞旗車。辟惡車。皮軒車。安車。耕根車。四望車。羊車。

貞觀元年十一月。始加豹尾車。黃鉞車。通爲十二乘也。以爲儀仗之用。大駕行幸。則分前後。施于鹵簿之內。若大陳設。則分左右。施于儀衛之中。高祖太宗。大禮則乘大輅。高宗不喜乘輅。每有大禮。則御輦。至則天以爲常。元宗以輦不中禮。廢而不用。舊制。輦有七。一曰大鳳輦。二曰大芳輦。三曰仙遊輦。四曰小輕輦。五曰芳亭輦。六曰大玉輦。七曰小玉輦。輦有三。一曰五色輦。二曰常平輦。其用如七輦之儀。三曰腰輦。則常御焉。

開元十一年冬。祀南郊。乘輅而往。禮畢。騎還。自是行幸郊祀。皆騎于儀衛之內。其五輅腰輦。陳于鹵簿而已。

貞元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戶部侍郎裴延齡。奉進止。修造法駕御輅排城等。

元和十年十月。上閱新作指南車記里車于麟德殿。

會昌六年十一月。太僕寺奏。請重修御輅鼓法駕等車二十四乘。并調馬拖車一十三乘。

乘車雜記

貞觀十三年。上幸九成宮。時中郎將結社爾反。犯御營。馬騎得踰長幕。宿衛官拒之。方敗走。太宗乃遣造爲漆盾。於三衛幕外。編以爲城。於盾面綵畫爲獸頭。咸外向。令馬騎見之。不敢進。遂爲永式。至顯慶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有司奏請造排車七百乘。擬車駕行幸。運載排城。上以爲勞煩。乃令于舊頓築牆爲固。

顯慶二年十月。左僕射于志寧奏請。駕行日。須三部張設。更造九十連帳。及三梁等。上曰。九十連帳。非惟營造費功。又大須車牛運輦。朕坐小帳。足以自安。行日止用兩部帳幕。不須辦三部。其殿中帳幕兩部外。宜迴與衛尉。無忌奏曰。陛下每事儉約。非惟不造大帳。又減一部。事多省約。彌彰聖德。抃舞稱賀。

二年十一月詔。朕近尋殿中舊帳。寶鈿鞍轡甚多。既非所須。徒煩貯掌。其殿中供奉及妃嬪已下寶鈿。並金裝鞍轡韉鞦等。並宜令毀剔。各依儀式。須賜人者量留。

開元十五年七月。勅殿中鞍轡繖扇。及諸司雜物。須修理造作者。本司送至作所修理訖。自往請受。不得追匠就本司。其不可送作司者。給匠修理。其物應納庫藏。亦本司自送。

天寶元年正月勅。黃鉞古來。以金爲飾。金者。應五行之數。其黃鉞宜改爲金鉞。副威武之義也。

七載正月二十八日。太常卿韋韜奏。御案褥牀帳。望去紫用赤黃。制曰。可。十載七月。勅近改旗幟爲赤黃。以符土德。其諸衛隊仗緋色者。宜令所司。依內出黃色樣。卽造。其槍並用赤稠木。仍依本色。不須更染別色。長一丈四尺爲限。其諸軍職掌。有先用火焰緋幡處。宜各依一樣。送付諸道。準此改換。先用赤色宜停。

羃䍦

武德初。襲齊隋舊制。婦人多著羃䍦。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至永徽已後。皆用帷帽。拖裙到頸。卽漸爲淺露矣。龍朔三年。有勅禁斷。初雖暫息。旋又仍舊。

咸亨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又勅下百官家口。咸預士流。至于衢路之間。豈可全無障蔽。比來多著帷帽。遂棄羃䍦。曾不乘車。別坐檐子。遞相倣效。寖成風俗。過爲輕率。深失禮容。前者已令漸改。如聞猶未止息。理須禁斷。自後不得更然。

戟

景龍三年七月。皇后表請。婦人不因夫子而加邑號者。請見同任職事官。聽子孫用蔭。門施棨戟。制從之。

開元八年九月勅。廟社宮門。正一品。開府儀同三司。嗣王。郡王。上柱國柱國帶職事二品已上。及京兆河南尹。大都督。大都護。開國及護軍帶職事三品。若下都督諸州門。其門戟幡有破壞。五年一易。百官門不在官易之限。薨者葬訖追納。若子孫合給者。聽準數留。不足更給。其以理去任。及改爲四品官。非被貶責。

並不合追收。元宗朝。衛尉卿張介然爲河隴行軍司馬。因入奏上言曰。臣今三品。合立棨戟。臣河東人。若得本鄉立之。百代榮盛。上曰。卿且將戟歸故鄉。朕更別給卿戟。列于京宅。本鄉立戟。介然始也。檢年月未獲。

天寶六載四月八日。勅改儀制令。廟社門。宮殿門。每門各二十戟。東宮每門各十八戟。一品門十六戟。嗣王郡王。若上柱國柱國帶職事二品。散官光祿大夫已上。鎮國大將軍已上。各同職事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護。門十四戟。上柱國柱國帶職事三品。上護軍帶職事二品。若中都督。上州。上都護。門十二戟。國公及上護軍帶職事三品。若下都督。中下州。門各十戟。並官給。

上元元年閏正月。宰臣呂諲令立戟。有司送戟至宅。或曰。吉慶之事。不宜以凶服受之。諲遂權釋縗服衣吉。當中而拜。識者譏其失禮。

貞元四年七月詔。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李愿。爲銀青光祿大夫。兼太子賓客。仍賜上柱國。以晨功高。故寵異之。賜勳。俾與父並列門戟。

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中書門下奏。應請列戟官。准儀制令。正一品。開府儀同三司。嗣王郡王。并勳官上柱國柱國等帶職事三品已上。並許列戟。準天寶六載勅。

六年四月八日勅文。散官光祿大夫。鎮軍大將軍已上。各同職事品。近日散試官。使帶高階者衆。恐須商量者。伏請準舊制令本文。取帶三品已上正員職事官爲定。勅旨。宜依。

元和六年十二月勅立戟官階勳悉至三品然後申請仍編于格令

其年勅立戟官京兆尹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義方朝議大夫戶部侍郎護軍賜紫金魚袋盧坦立戟雖令式所著似有闕文造次而行殊乖審愼宜令各罰一月俸料其戟仍令所司收納左司郎中陸質句檢不精禮部員外郎崔備工部員外郎元祐等守官假器其過尤深各罰一季俸料緣兵興以來勳官超越其所立戟須有明文宜令所司準舊制待官階勳並至三品然後申請仍編於格令近列立戟官率有銀青階而元義方獨據令文上柱國官三品者十二戟無以階敘戟之文牒省申請省司不能議準式立戟後轉爲四品官自非貶受兼判勳階其戟不奪既而盧坦以前任宣州刺史是三品兼護軍又請立戟以列于門議者以坦居四品官狀亦無據臺司將劾而未舉吏部尚書鄭餘慶以爲不可臺司因移牒給禮部狀稱令文內祇言勳官並不言階自貞元以來立戟一十八人並無銀青色下階者遂以上聞故皆坐罰而申之續放免陸質及崔備元祐俱罰一季俸料

十一年十月禮部奏寧武軍節度使李愿奏云貞元三年立戟十二竿經今三十餘年戟竿及衣幡破壞準儀制令官戟五年一換勅旨李愿立戟年深稱要修換有司詳檢在格無文以其家承忠勳身著勞効特宜賜與用示恩榮卽與重換其戟收納舊者

十五年三月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馬進潭梁守謙左右監門衛將軍魏簡陳宏慶劉承偕韋元素仇士良李藏用李朝盛等奏臣等準格令合有棨戟之榮事下禮部而員外郎賈鏢以爲進潭等三人合立棨戟其陳宏慶已下六人緣官是員外郎置與節文不同奏罷之

長慶二年十月。以禮部尚書韋綬。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辭日。請門戟十二。自持赴鎮。從之。

咸通二年。楊汝士與諸子。位皆至正卿。所居靜恭里。兄弟並列門戟。時人榮之。

天祐四年。太常禮院奏。兩浙節度使錢鏐。受册訖。舊立門戟一十二枝。合準禮例。更添四枝。仍五年一易。從之。

議曰。按禮祭法。上古祭名。不聞有戟神節神。近代受節。置於一室。朔望必祭之拜之。非也。凡戟。天子二十四。諸侯十。今之藩鎮。古之諸侯也。在其地則施於公府門。爵位崇顯者。亦許列之私第。苟祭之拜之。不經之甚也。

雅樂上

高祖受禪。軍國多務。未遑改創樂府。尚用隋氏舊文。武德九年正月十日。始命太常少卿祖孝孫。考正雅樂。至貞觀二年六月十日。樂成。奏之。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作。蓋聖人緣物設教。以爲撙節。治之隆替。豈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由於樂。陳之將亡也。爲玉樹後庭花。齊之將亡也。而爲伴侶曲。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也。以是觀之。蓋樂之由也。太宗曰。不然。夫音聲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歡者聞之。則悅。憂者聽之。則悲。悲悅之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聞之則悲耳。豈樂聲哀怨。能使悅者悲乎。今玉樹後庭花。伴侶之曲。其聲俱存。朕當爲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

尚書右丞魏徵進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由音調。上然之。初。孝孫以陳梁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樂。以十二律各順其月。旋相爲宮。按禮記。大樂與天地同和。故制十二和之樂。合三十二曲。八十有四調。祭圜丘以黃鍾爲宮。方澤以林鍾爲宮。宗廟以太簇爲宮。五郊朝賀饗宴。則隨月用律爲宮。初。隋但用黃鍾一宮。惟扣七鍾。餘五鍾虛懸而不扣。及孝孫建旋宮之法。扣鍾皆徧。無復虛懸者矣。凡祭天神。奏豫和之樂。地祇奏順和。宗廟奏永和。天地宗廟登歌。俱奏肅和。皇帝臨軒。奏大和。王公出入。奏舒和。皇帝食舉及飲酒。奏休和。皇帝受朝。奏正和。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承和。元日冬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昭和。郊廟俎入。奏雍和。皇帝祭享酌酒讀祝文及飲福受胙。奏壽和。五郊迎氣。各以月律。而奏其音。又郊廟祭享。奏化康凱安之舞。周禮旋宮之義。亡絕已久。莫能知之。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也。貞觀初。張文收善音律。嘗覽蕭吉樂譜。以爲未甚詳悉。乃取歷代沿革。截竹爲十律二吹之。備盡旋宮之義。太宗召文收于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大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鍾。俗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調律之聲。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尋授協律郎。及孝孫卒。文收復採三禮。更加釐革。依周禮。祭昊天上帝。以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奏元和之舞。若封泰山。同用此樂。祭地祇方丘。以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奏順和之舞。禪梁父同用此樂。祫禘宗廟。以黃鍾爲

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奏永和之舞。五郊日月星辰。及類上帝。黃鍾爲宮。奏元和之曲。大蠟大報。以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等調。奏元和。順和。永和之曲。明堂雩。以黃鍾爲宮。奏元和之曲。神州社稷藉田。宜以太簇爲宮。雨師以姑洗爲宮。山川以蕤賓爲宮。並奏順和之曲。饗先妣。以夷則爲宮。奏永和之曲。大饗讌。奏姑洗蕤賓二調。皇帝郊廟食舉。以月律爲宮。並奏休和之曲。皇帝郊廟出入。奏太和之曲。臨軒出入。奏舒和之樂。並以姑洗爲宮。皇帝大射。以姑洗爲宮。奏騶虞之曲。皇太子奏貍首之曲。皇太子軒懸。以姑洗爲宮。奏永和之曲。凡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林鍾。奏夷則。歌中呂。奏無射。歌夾鍾。凡黃鍾蕤賓爲宮。其樂九變。大呂林鍾爲宮。其樂八變。太簇夷則爲宮。其樂七變。夾鍾南呂爲宮。其樂六變。姑洗無射爲宮。其樂五變。中呂應鍾爲宮。其樂四變。天子十二鍾。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卿六。大夫四。士三。然後樂教大備。

貞觀十四年六月一日。詔曰。殷薦祖考。以崇功德。比雖加以誠潔。而廟樂未稱。宜令所司。詳諸故實。制定奏聞。祕書監顏師古議曰。近奉德音。俾令釐革。嘉名創立。實宜允副。伏惟皇祖宏農府君。宣簡公。懿王。並積德累仁。重光襲軌。化覃行葦。慶隆瓜瓞。詩云。濬哲惟商。長發其祥。言殷之先祖。久有深智。虞夏二代。發其祥也。三廟之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其登歌則各爲辭。太祖景皇帝。迹肇沮漆。教漸豳岐。胥宇之志既勤。靈臺之萌始附。詩云。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言遐遠之期。惟天所命。長與福祚。流于子孫也。廟樂請奏永錫

之舞。世祖元皇帝。丕承鴻緒。克紹宏猷。實啓蕃昌。用集寶命。易大有彖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言德應天道。行不失時。剛健靡滯。文明不配也。廟樂請奏大有之舞。高祖大武皇帝。應期馭歷。揖讓受終。奄有四方。仰齊七政。介以景福。申茲多祜。式崇勿替。誕保無疆。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謂終始之道。皆能大明。故不失時。成六位也。詩有大明之篇。稱文王有明德。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厚德載物。凝暉麗天。易曰。含宏光大。品物咸亨。言坤道至靜。柔順利貞。資生庶類。皆暢達也。廟樂請奏光大之舞。給事中許敬宗議曰。臣聞七廟觀德。義冠于宗祀。三祖在天。式章于嚴配。前聖所履。莫大于茲。鍾律革音。播鏗鏘于享薦。羽籥成列。申蹈厲于烝嘗。爰詔典司。乃加隆稱。循聲覈實。敬闡尊名。謹備樂章。式昭彝範。皇祖宏農府君。宣簡公。懿王廟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廟樂。請奏永錫之舞。世祖元皇帝廟樂。請奏大有之舞。高祖大武皇帝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廟樂。請奏光大之舞。七廟登歌。請每室別奏。詔曰。可。

麟德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詔。國家平定天下。革命創制。紀功旌德。久被樂章。今郊祀四懸。猶用干戚之舞。先朝作樂。韞而未申。其郊廟享宴等。所奏宮懸文舞。宜用功成慶善之樂。皆著履執紼。依舊服袴褶。童子冠。其武舞宜用神功破陣之樂。皆被甲持戟。其執纛之人。亦著金甲。人數並依八佾。仍量加簫笛歌鼓等。于懸南列坐。若舞即與宮懸合奏。其宴樂內二色舞者。仍依舊別設。

咸亨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上自製樂十四首。有上元二儀。三才。四時。五行。六律。七政。八風。九宮。十州。得一。慶雲之曲。詔有司。諸大祀享並奏之。

上元三年十一月三日。勅新造上元之舞。先令大祀享皆將陳設。自今以後。圜丘方澤。太廟祀享。然後用此舞。餘祭並停。

儀鳳二年十一月六日。太常少卿韋萬石奏。據貞觀禮。郊享日。文舞奏豫和順和等樂。其舞人著委貌冠服。手執籥翟。其武舞奏凱安。其舞人著平冕。手執干戚。奉麟德三年十月勅。文舞改用功成慶善樂。武舞改用神功破陣樂。并改器服。但以慶善不可降神。神功破陣樂。又未入雅樂。雖改用器服。其舞曲依舊。迄今不改。事既不安。恐須別有處分。詔曰。舊文舞武舞。既不可廢。並器服總宜依舊。若軒懸作上元舞日。仍奏神功破陣樂。及功成慶善樂。并殿庭用舞。並須引出懸外。作其安舞。舞曲宜更商量。作安穩法。并錄凱安六變法象奏聞。二十二日。萬石又與刊正樂官等奏曰。謹按凱安舞。是貞觀年中所造。武舞準貞觀禮及今禮。但郊廟祭享。奏武舞之樂。即用之。凡有六變。一變象龍興參墟。二變象尅靖關中。三變象夷夏賓服。四變象江淮寧謐。五變象獫狁讋伏。六變復位。象兵還振旅。謹按貞觀禮祭享曰。武舞准作六變。亦如周之大武六成樂止。按樂有因人而作者。則因人而止。如禮云。諸侯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是也。有著成數者。數終則止。不得取行事賒促。爲樂終早晚。如禮云。三闋六成八變九變是也。今禮奏武舞六成。而數終未止。既非師古。不可依行。武舞凱

安。望請依古禮及貞觀禮。六成樂止。立部伎內。破陣樂五十二遍。修入雅樂。祇有兩遍。名曰七德。立部伎內。慶善樂七遍。修入雅樂。祇有一遍。名曰九功。上元舞二十九遍。今入雅樂。一無所減。每見祭享日。三獻已終。上元舞猶自未畢。今更加破陣樂慶善樂。恐酌獻已後。歌舞更長。其雅樂內破陣樂慶善樂及上元舞三曲。並望修改通融。令長短與禮相稱。冀望于事爲便。破陣樂有象武事。慶善樂有象文事。按古六代舞。有雲門。大咸。大夏。大韶等。是古之文舞。殷之大濩。周之大武。是古之武舞。儒先相傳。國家以揖讓得天下。則先奏文舞。若以征伐得天下。則先奏武舞。望請應用二舞日。先奏神功破陣樂。次奏功成善慶樂。先奉勅于圜丘方澤。太廟祀享日。則用上元舞。臣據見行禮。欲于天皇酌獻降。復位已後。卽作凱安。六變樂止。其神功破陣樂。功成慶善樂。上元之舞三曲。待改修訖。以次通融作之。卽新舊並行。前後有序。詔從之。開元八年九月。瀛州司法參軍趙愼言。論郊廟用樂表曰。祭天地宗廟。樂合用商音。又周禮三處大祭。俱無商調。鄭玄云。此無商調者。祭尙柔。商堅剛也。以臣愚知。斯義不當。但商金聲也。周家木德。金能剋木。作者去之。今皇唐土王。卽殊周室。五音損益。須逐便宜。豈可將木德之儀。施土德之用。又說者以商聲配金。卽作剛柔理解。殊不知聲無定性。音無常主。剛柔之體。實由其人。人和則音柔。人怒則聲烈。故禮稱怒心感人者。其聲粗以厲。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祇如宮聲爲君。商聲爲臣。豈以臣位配金。金爲臣道。便爲剛乎。是知周制無商。不爲堅剛見闕。蓋以扶木德。忌金行。故國祚靈長。後業昌盛。卜世三十。卜年八百。是去

金之應也。卽人神之心可見。剛柔之理全乖。原夫聖人之心。詳夫作者之旨。車服器械。爲易代之通規。郊禋聲調。避德王之刑剋。此不疑之理也。其三祭並請加商調。去角調。又郊廟二舞人。不依古制。未協人神。按周禮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咸。大濩。大武。是知古之舞者。卽諸侯之子孫。容服鮮麗。故得神祇降福。靈光燭壇。今之舞人。並容貌蕞陋。屠沽之流。用以接神。欲求降福。固亦難矣。有隋之際。猶以品子爲之。號爲二舞郎。逮乎聖朝。遂變斯制。誠願革茲近誤。考復古道。其二舞聖人。望取品子年二十巳下。顏修正者充。令太常博士主之。准國子學給料。行事之外。習六樂之道。學五禮之儀。經十周年。量文武授散官。號曰雲門生。又按周禮奏太簇。歌應鍾。以享地祇。注云。地祇。謂神州社稷也。太簇。陽也。位在寅。應鍾。陰也。位在亥。故斗柄建亥。則日月會于寅。斗柄建寅。則日月會于亥。是知聖人之制。取合于陰陽。歌奏之儀。用符于交會。今之祭社。卽乖古法。乃下奏太簇。上歌黃鍾。俱是陽律。上下歌奏不異。仍是陽合于陽。非特違其禮經。抑亦乖于會合。其社壇歌黃鍾。望改爲應鍾。又五郊工人舞人衣服。合依方色。按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黃鍾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是知五天帝德。色玉不同。四時文物。各隨方變。冀以同色相感。同事相宜。陰陽交泰。莫不由此。今祭器茵褥。總隨于五方。五郊衣服。獨乖于方色。舞者常持皁飾。工人恆服絳衣。以臣愚知。深爲不便。但五行相剋。賢愚共悉。絳爲火色。有忌于金方。皁爲水位。則妨于火德。事理乖迕。居然可明。其工人舞人衣。望各依方色。其宗廟黃色。仍各以所主色

禮袖。又以樂理身心。禮移風俗。請立樂教。以化兆民。周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其國子諸生。望教以樂經。同于禮傳。則人人知禮。家家知樂。自然風移俗易。災害不生。其樂經章目。雖詳稍乖旨要。望委通明博識修撰訖。然後頒下。二十五年。太常卿韋縚。令博士韋逌直大樂季尙沖。樂正沈元禮。郊社令陳虔。申懷操等。銓敍前後所行用樂章爲五卷。以付大樂鼓吹兩署。令工人習之。時太常舊相傳有讌樂五調歌詞各一卷。或云貞觀中。侍中楊恭仁趙方等所銓集。詞多鄭衞。皆近代詞人雜詩。至是縚又令大樂令孫元成。更加釐革。編爲七卷。

開元十三年。詔燕國公張說。改定樂章。上自定聲度。說爲之詞令。太常樂工。就集賢院教習。數月方畢。因定封禪郊廟詞曲及舞。至今行焉。司徒杜佑論曰。夫音生於人心。心慘則音哀。心舒則音和。然人心復因音之哀和。亦感而舒慘。故韓娥曼聲哀哭。一里愁悲。曼聲長歌。衆皆喜忭。斯之謂矣。是故哀樂喜怒敬愛六者。隨物感動。播于形氣。叶律呂。諧五聲。舞也者。咏歌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動其容。象其事。而謂之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可以善人心焉。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無故不撤樂。士無故不去琴瑟。以平其心。以暢其志。則和氣不散。邪氣不干。此古先哲后。立樂之方也。周衰政失。鄭衞是興。秦漢已還。古樂淪缺。世之所存。韶武而已。下不達振鐸。上不達謳謠。但更其名。示不相襲。知音復寡。罕能制作。而況古雅莫尙。胡樂薦臻。其聲怨思。其狀迂怪。方之鄭衞。又何遠乎。爰自永嘉。戎羯迭亂。事有先兆。其在于茲。貞觀初。作

破陣樂。舞有發揚蹈厲之容。歌有和易嘽發之音。以表興王之盛烈。何讓有周之大武。豈近古相習。所能思關哉。而人間胡戎之樂。久而未革。古者因樂以著教。其感人深。乃移風俗。將欲閑其邪。正其頹。惟樂而已。太宗文皇帝。留心雅正。厲精文教。命考隋氏所傳南北之樂。梁陳盡吳楚之聲。周齊皆胡虜之音。乃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宮調。起居郎呂才習音韻。協律郎張文收考律呂。平其散濫。爲之折衷。西漢以來。郊祀明堂。有夕牲。迎神。登歌等曲。近代加祼地迎牲。飲福酒。今夕牲祼地。不用樂。公卿攝事。又去飲福酒之樂。周享神諸樂。多以夏爲名。宋以永爲名。梁以雅爲名。後周亦以夏爲名。隋氏因之。國朝以和爲名。旋宮之樂久喪。漢章帝建初三年。鮑鄴始請用之。順帝陽嘉二年復廢。累代習黃鍾一均。變極七音。則五鍾廢而不擊。反謂之啞鍾。孝孫始爲旋宮之法。造十二和樂。合四十八曲。八十四調。至開元中。又造三和樂。又製文舞武舞。文舞朝廷謂之九功舞。武舞朝廷謂之七德舞。樂用鐘磬柷敔晉鼓琴瑟箏竽笙簫笛篪塤錞于鐃鐸舞拍。舂牘等。謂之雅樂。唯郊廟元會冬至。及册命大禮。則辨其曲度章句。而分始終之次。二十九年六月。太常奏東封太山日。所定雅樂。其樂曰豫和六變。以降天神。順和八變。以降地祇。皇帝行用太和之樂。其封泰山也。登歌奠玉幣。用肅和之樂。迎俎用雍和之樂。酌福飲福。用壽和之樂。送文迎武。用舒和之樂。亞獻終獻。用凱安之樂。送神用夾鍾宮元和之樂。禪社首送神。用林鍾順和之樂。享太廟迎神。用太和之樂。獻祖宣皇帝酌獻。用光大之舞。懿祖光皇帝酌獻。用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酌獻。用大政之舞。世

祖元皇帝酌獻用大成之舞。高祖神堯皇帝酌獻用大明之舞。太宗文武皇帝酌獻用崇德之舞。高宗天皇大帝酌獻用鈞天之舞。中宗孝和皇帝酌獻用太和之舞。睿宗大聖貞皇帝酌獻用景雲之舞。徹豆用雍和之舞。送神黃鍾宮永和之樂。臣以樂章殘缺。積有歲時。自有事東巡。親謁九廟。聖情敦禮。精祈感通。皆祠前累月。考定音律。請編諸史册。萬代施行。乃下制曰。王公卿士。爰及有司。頻詣闕上言。請以唐樂爲名者。斯至公之事。朕安得辭之焉。然則大咸。大韶。大濩。大夏。皆以大字表其樂章。今依所請。宜曰大唐樂。

唐會要卷三十三

雅樂下

乾元元年三月十九日。上以太常舊鐘磬。自隋以來。所制五聲。或有差錯。謂太常少卿于休烈曰。古者聖人作樂。以應天地之和。以合陰陽之序。和則人不夭札。物不疵癘。且金石絲竹。樂之器也。以親享郊廟。每聽樂聲。或宮商不倫。或鐘磬失度。可盡將鐘磬來。朕當於內自定。太常進入。帝集樂工。考試數日。審知差錯。然後令再造及磨刻。二十五日。一部先畢。召太常樂工。帝臨二殿親觀考擊。皆合五音。送太常。二十八日。帝又於內造樂音三十一章。送赴太常。郊廟歌之。

廣明初。黃巢干紀。樂工淪散。全奏幾亡。及昭宗即位。將親謁郊廟。有司進造樂懸。詢於舊工。莫知制度。時太常博士殷盈孫。乃按周官考工記。究其銑于鼓鉦舞之法。用算法乘除鎛鐘之輕重高低。乃定懸下編鐘。正黃鐘九寸五分。倍應鐘三寸三分半。凡四十八等。口項之量。徑衡之圍。悉爲圖進。遣金工依法鑄之。凡二百四十口。修奉使宰臣張濬。求知聲者。令先較定石磬。合而擊拊之。八音克諧。觀者聳聽。時議者論樂懸之架不同。濬復奏議曰。臣伏準舊制。太廟含元殿。並設宮懸三十六架。太清宮南北郊。社稷及諸殿庭。並二十架。今修奉樂懸。太廟合造三十六架。臣今參議。請依古禮。用二十架。伏自兵興已來。雅樂淪缺。

將爲修奉事實重難。變通宜務於酌中。損益當循於寧儉。臣聞諸舊史。昔武王定天下。至周公相成王。始暇制樂。魏初無樂器及伶人。後稍得登歌會舉之樂。明帝大明末。詔增益之。咸和中。鳩集遺逸。尙未有金石之音。至孝武太元中。四廟金石始備。郊祀猶不舉樂。宋文帝元嘉九年。初調金石。二十四年。南郊始設登歌。廟舞猶闕。孝武建元中。有司奏郊廟宜設備樂。始爲詳定。故後魏孝文太和初。司樂上書。陳樂章有闕。請集羣官議定。廣修器數。正立名品。詔雖行之。仍有殘缺。隋文踐阼。太常議正雅樂。九年之後。唯奏黃鐘一宮。郊廟止用一調。（據禮文。每一代之樂。二調並奏。六代之樂。凡十二調。）其餘聲律。皆不復通。高祖受隋禪。軍國多務。未遑改創樂府。尙用隋氏舊文。武德九年。命太常考正雅樂。貞觀二年。考畢上奏。蓋其事大。故歷代不能速成。今時近郊天。式脩雅樂。制度之間。亦宜撙節。伏準儀禮宮懸之制。陳鎛鐘十二架。當十二辰之位。甲丙庚壬。各設編鐘一架。乙丁辛癸。各設編磬一架。合爲二十架。樹建鼓於四隅。當乾坤艮巽之位。以象二十四氣。宗廟殿庭。皆用此制。無聞異同。漢魏晉宋齊六朝。並用二十架。隋氏平陳。檢梁故事。乃設三十六架。國初因之不改。高宗皇帝初成蓬萊宮。充庭七十二架。尋乃省之。則簨虡架數太多。本近於侈。止於二十架。正協禮經。從之。（古制雅樂宮懸之下。編鐘四架十六口。近代二十四口。正聲十二。倍聲十二。各有律呂。凡二十四聲。登歌一架。亦二十四鐘。雅樂論減。至是復全。）

太常樂章

太清宮薦獻大聖祖元元皇帝。奏混成紫極之舞。

天寶元年四月十四日。有司奏。請降神用混成之樂。送神用太一之樂。樂章十一。檢撰人未獲。

饗德明興聖皇帝廟。酌獻並奏長發之舞。樂章九。吏部侍郎李紓撰。

獻祖宣皇帝室酌獻。奏光大之舞。

貞觀十四年。祕書監顏師古議。皇祖宏農府君。宣簡公。懿皇。三廟之樂。請同奏長發之舞。至開元十三年。封禪定廟樂。改用光大之舞。樂章闕。

懿祖光皇帝室酌獻。奏長發之舞。

開元十三年定議。依舊用長發之樂。至貞元十四年四月。太常奏。與德明興聖獻祖廟並同用宮懸。祭月享之。樂章闕。

太祖景皇帝室酌獻。奏大政之舞。

貞觀十四年。祕書監顏師古定議。請奏永錫之舞。給事中許敬宗議。奏大有之舞。至開元十年改定。用大政之舞。樂章闕。

世祖元皇帝室酌奏。用大成之舞。

貞觀十四年。祕書監顏師古議。請奏大有之舞。許敬宗改用大成之舞。樂章闕。

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室酌獻。奏大明之舞。

貞觀十四年。祕書監顏師古議。奏大明之舞。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室酌獻。奏崇德之舞。

先是。文德皇后廟樂。貞觀十四年。顏師古請奏光大之舞。許敬宗議同。及太宗祔廟。遂停光大之舞。樂章闕。

高宗天皇大聖大宏孝皇帝室酌獻。奏鈞天之舞。

中宗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室酌獻。奏太和之舞。

睿宗元眞大聖大興孝皇帝室酌獻。奏景雲之舞。

已上廟。貞觀十四年六月。顏師古許敬宗已定樂章廟舞之號。至開元二十九年六月。太常又奏。准十三年封禪日。有司所定九廟酌獻用舞之號。皆列於次。

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室酌獻。奏廣運之舞。中書令郭子儀撰樂章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室酌獻。奏惟新之舞。吏部尚書劉晏撰樂章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室酌獻。奏保大之舞。中書令郭子儀撰樂章。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室酌獻。奏文明之舞。尚書左丞平章事鄭餘慶撰樂章。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室酌獻。奏大順之舞。中書侍郎平章事鄭絪撰樂章。

憲宗聖神章武孝皇帝室酌獻。奏象德之舞。中書侍郎平章事段文昌撰樂章。

穆宗睿聖文思孝皇帝室酌獻。奏和寧之舞。中書侍郎平章事牛僧孺撰樂章。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室酌獻。奏大鈞之舞。中書侍郎章處厚撰樂章。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室酌獻。奏大成之舞。中書侍郎崔珙撰樂章。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室酌獻。奏大定之舞。中書侍郎李回撰樂章。

宣宗聖武獻文孝皇帝室酌舞號。檢撰人未獲。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室酌舞號。檢撰人未獲。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室酌舞號。檢撰人未獲。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室酌獻奏咸寧之舞。撰樂章人闕。

享讓皇帝廟樂章六。吏部侍郎李紓撰。

饗諸太子廟樂章六。檢撰人未獲。

儀坤廟樂章十二。散騎常侍徐彥伯撰。

惠昭太子廟樂章六。左散騎常侍歸登。諫議大夫杜羔。給事中李逢吉。孟簡。職方郎中知制誥王涯等共撰。

悼懷太子廟樂章六。檢撰人未獲。

莊恪太子廟樂章六。結事中裴泰章。蘇滌等共撰。

祀五帝樂章十五。顯慶元年左僕射于志寧撰

立春日祀青帝壇降神奏角音之舞。六變。立夏日祀赤帝壇降神奏徵音之舞。六變。季夏土王祀黃帝壇。

降神奏宮音之舞。六變。立秋日。祀白帝壇。降神奏商音之舞。六變。立冬日。祀黑帝壇。降神奏羽音之舞。六變。冬至日。祭昊天上帝。樂章三。奏豫和之舞六變。夏至日。祭皇地祇。樂章三。奏順和之舞。八變。開元十二年禮部侍郎賈知章撰。

祭神州地祇。樂章三。奏順和之舞。八變。貞觀十七年。太府卿蕭瓌撰。

春分日。祀朝日。樂章三。奏元和之舞。六變。顯慶元年。禮部侍郎許敬宗撰。至乾元元年。中書舍人徐浩又撰。

祭大社大稷。樂章四。貞觀十七年。左僕射于志寧撰。

祭風師。樂章四。降神奏元和之舞。貞元六年。祕書監包佶撰。

祭雨師。雷師。樂章五。降神奏元和之舞。貞元六年。祕書監包佶撰。

蜡祭百神。樂章四。降神奏豫和之舞。禮部侍郎許敬宗撰。

祭先農。樂章三。奏豐和之舞。二變。顯慶三年。太子洗馬郭瑜撰。

祭先蠶樂章二奏永和之舞。顯慶三年。太子洗馬郭瑜撰。

釋奠樂章八文宣公廟奏宣和之舞。顯慶三年。國子博士范頵等撰。

武成王廟樂章五奏宣和之舞三變。貞元六年。原王傅于邵撰。

祀九宮貴神樂章六奏元和之舞。檢撰人未獲。

祭龍池樂章十。

開元元年。內出編人雜樂。十六年。築壇於興慶宮。以仲春之月祭之。紫微令姚元崇等撰。

殿庭元日冬至朝會樂章七。

元日迎送皇帝奏太和。開元十三年。侍中源乾曜撰。

羣官行奏舒和。上公上壽奏休和。顯慶五年。中書侍郎李義府撰。

皇帝受酒登歌奏昭和。檢撰人未獲。

中宮朝會樂章四。皇后受册奏正和。中書侍郎李義府撰。

東宮朝會。樂章五。迎送皇太子。奏永和。中書侍郎李義府撰。

太子受酒登歌。奏昭和。檢撰人未獲。

鄉飲。樂章十七。

鹿鳴三奏。南陔一奏。嘉魚四奏。崇邱一奏。關雎五奏。鵲巢三奏。

大射。樂章四。

皇帝射。騶虞一奏。王公射。貍首一奏。卿大夫射。采蘋一奏。士射。采蘩一奏。

凱樂

太和三年八月。太常禮院奏。謹按凱樂。鼓吹之歌曲也。周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奏凱樂。注云。獻功之樂也。又司馬之職。師有功則凱樂獻於社。注云。兵樂曰凱。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樂。所以示喜也。左氏傳載晉文公勝楚。振旅凱以入。魏晉以來。鼓吹曲章。多述當時戰功。是則歷代獻捷。必有凱歌。太宗平東都。破宋金剛。其後蘇定方執賀魯。李勣平高麗。皆備軍容。凱歌入京師。謹檢貞觀顯慶開元禮書。並無儀注。今參酌今古。備其陳設。及奏歌曲之儀。如後。凡命將征伐。有大功獻俘馘者。其日。備神策兵衛於東門外。如獻俘常儀。其凱歌用鐃吹二部。笛。篳篥。簫。笳。鐃。鼓。每色二人。歌工二十四人也。樂工等乘馬執樂器。次第陳列。如鹵簿之式。鼓吹令丞前

導。分行於兵馬俘馘之前。將入都門。鼓吹振作。迭奏破陳樂。應聖期。賀朝歡。君臣同慶樂等四曲。破陳樂詞曰。受律辭元首。相將討叛臣。咸歌破陳樂。共賞太平人。應聖期詞曰。聖德期昌運。雍熙萬寓清。乾坤資化育。海嶽共休明。闢土欣耕稼。銷戈遂偃兵。殊方歌帝澤。執贄賀昇平。賀朝歡詞曰。四海皇風被。千年德永清。戎衣更不著。今日告功成。君臣同慶樂詞曰。主聖開昌歷。臣忠奏大猷。君看偃革後。便是太平秋。候行至大社及太廟門。工人下馬。陳列於門外。據周禮大司樂注云。獻於祖。大司馬云。先凱樂獻於社。謹詳禮儀。則社廟之中。似合奏樂。伏以尊嚴之地。鐃吹譁讙。既無明文。或乖肅敬。今請並各於門外陳設。不奏歌曲。俟告獻禮畢。復導引奏曲如儀。至皇帝所御樓前。兵仗旌門外二十步。樂工皆下馬。徐行前進。兵部尚書介冑執鉞。於旌門內中路前導。周禮。師有功。則大司馬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樂。注云。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示將威。今吹律聽聲。其術久廢。惟請秉鉞。以存禮文。次協律郎二人。公服執麾。亦於門外分導。鼓吹令丞。引樂工等至位。立定。太常卿於樂工之前跪。具官臣某奏事。請奏凱樂。協律郎舉麾。鼓吹大振作。遍奏破陳樂等四曲。樂闋。協律郎偃麾。太常卿又跪奏。凱樂畢。兵部尚書太常卿退。樂工等並出旌門外立訖。然後引俘馘入獻。及稱賀如別儀。別有獻俘馘儀注。俟俘囚引出。方退。伏請宣付當司。編入新禮。仍令樂工教習。依奏。

讌樂

武德初。未暇改作。每讌享。因隋舊制。奏九部樂。一讌樂。二清商。三西涼。四扶南。五高麗。六龜茲。七安國。八疎勒。九康國。至貞觀十六年十二月。宴百寮。奏十部樂。先是。伐高昌。收其樂。付太常。乃增九部爲十部伎。今通典所載十部之樂。無扶南樂。祇有天竺樂。不見南蠻樂。其後分爲立坐二部。立部伎有八部。一安樂。周平齊所作。周代謂之城舞。二太平樂。亦謂之五方師子舞。三破陳樂。四慶善樂。五大定樂。亦謂之八紘同軌樂。太宗平遼時作也。六上元樂。高宗所作也。七聖壽樂。武太后所作。舞時。行列成字。字有聖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萬年。寶祚彌昌。八光聖樂。高宗所造。自安樂已下。每奏皆擂大鼓。同用龜茲樂。並立奏之。其大定樂加以金鉦。唯慶善樂獨用西涼樂。最爲閑雅。其破陳上元慶善三舞。皆易其衣冠。合之鐘磬。以享郊廟。自天后臨朝。此禮遂廢。神龍二年八月。勅立部伎舞人。以後更不得改補入諸色役。坐部伎有六部。一讌樂。張文收所作也。又分爲四部。有景雲慶善破陳承天等樂。二長壽樂。武太后長壽年所作。三天授樂。武太后天授年所作。四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作。因養吉了鳥嘗稱萬歲。故爲樂以像之。五龍池樂。元宗所作。帝在藩邸時。居崇慶坊宅中。經雨。地忽爲池。及卽位。以宅爲宮。故爲樂以表其祥。大小破陳樂。元宗所作。生於立部伎。舞用四人。被之金甲。自長壽已下。皆用龜茲樂。舞人皆著靴。唯龍池用雅樂。而無鐘磬。舞人盡躡履而行。其樂章又有破陳樂詞七首。中和樂詞五首。五方師子詞五首。南詔舞聖樂詞五首。聖壽荷皇恩詞樂四首。聖壽樂詞四首。大定樂詞六首。上元樂詞一十五首。文武順聖樂詞九首。貞觀

末有裴神符者妙解琵琶作勝蠻奴火鳳傾盃樂三曲聲度清美太宗深愛之高宗末其伎遂盛於是洎天后至神龍之際大增加立坐部伎諸舞尋亦廢之

清樂

清樂九代之遺聲其始卽清商三調是也並漢氏已來舊曲樂器製度幷諸歌章古調與魏三祖所作者皆被於史籍自晉氏播遷其音分散不復存於內地苻堅滅涼得之傳於前後二秦及宋武定關中收之入于江南及隋平陳後獲之隋文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因更損益去其哀怨者而補之因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至煬帝乃立清樂西涼等爲九部隋室喪亂日益淪缺天后朝猶有六十三曲今其詞存者有白雪公莫舞巴渝明君鳳將雛明之君鐸舞白鳩子夜吳聲四時歌前溪阿子歡聞團扇懊儂白紵玉樹後庭花春江花月夜長史變丁督護讀曲烏夜啼石城莫愁襄陽栖烏夜飛估客楊叛兒雅歌驍壺常林歡三洲採桑堂堂泛龍舟等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時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聲無詞上林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通前四十四篇存焉見通典當江南之時巾舞白紵巴渝等衣服各異至梁武改省之宋以江左諸曲哇淫然而從容雅緩猶有士君子之風焉自長安以後朝廷不重古曲工伎漸缺能合於管弦者惟明君楊叛兒驍壺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等八曲舊樂章多或數百言明君尙能四十言今所傳二十六言漸漸訛失與吳音轉遠宜取於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中有

歌工李郎子。北人也。聲調已失。云學於俞才生。郎子亾後。清樂唯歌一曲。詞典而音雅。自周隋以來。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其曲度皆時俗所知也。唯琴家猶傳楚漢舊聲。及清調琴調。蔡邕五弄。謂之九弄。雅聲獨存。非朝廷郊廟所用。故不載。自唐虞迄三代。舞用國子。樂用瞽師。漢魏後皆以賤隸爲之。惟雅樂尙選良家子。國家每歲閱司農戶容儀端正者。歸之太樂。與前代樂戶。總名音聲人。歷代滋多。至於萬數。

散樂

散樂歷代有之。其名不一。非部伍之聲。俳優歌舞雜奏。總謂之百戲。跳鈴。擲劍。透梯。戲繩。緣竿。弄枕。珠大面撥。頭窟礧子。及幻伎激水化魚龍。秦王捲衣。筷鼠。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負岳。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類。至于斷手足。剔腸胃之術。自漢武帝。幻伎始入中國。其後或有或亾。至國初通西域。復有之。高宗惡其驚俗。勅西域關津。不令入中國。具百戲。後魏道武明元二帝增修之。每大設於殿前。後周武帝保定初罷之。至宣帝復召之。作殿庭。晝夜不息。隋文時。並放遣之。煬帝大業二年。又總追集於東都。命太常教習。每歲正月。於建國門內廊八里爲戲場。百官起棚夾觀。昏以繼曉。十五日而罷。兩都各一親王主之。自彈弦吹管以上。萬八千人。元宗以其非正聲。置教坊於禁以處之。若尋常饗會。先一日具坐立部樂名。太常上奏。御注其下。會日。先奏坐部伎。次奏立部伎。次奏蹀馬。次奏散樂。然後奏部次第。並取當時進止。舊制之內。散樂一千人。

其數各繫諸州多少。輪次隨月當番。遇閏月六番。人各徵資錢一百六十七文。一補之後。除考假輪半次外。不得妄有破除。貞觀二十三年十二月。詔諸州散樂。太常上者。留二百人。餘並放還。

神龍三年八月勅。太常樂鼓吹散樂音聲人。並是諸色供奉。乃祭祀陳設。嚴警鹵簿等用。須有矜恤。宜免征徭雜科。

破陳樂

貞觀元年正月三日。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之曲。太宗謂侍臣曰。朕昔在藩邸。屢有征伐。世間遂有此歌。豈意今日登於雅樂。然其發揚蹈厲。雖異文容。功業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尚書右僕射封德彝進曰。陛下以聖武戡難。立極安民。功成化定。陳樂象德。實宏濟之盛烈。爲將來之壯觀。文容習儀。豈得爲比。太宗曰。朕雖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公謂文容不如蹈厲。斯爲過矣。七年正月七日。上製破陳樂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魚麗鵝鶴。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戰陳之形。起居郎呂才。依圖教樂工一百二十人。被甲執戟而習之。凡爲三變。每變爲四陳。有來往疾徐擊刺之象。以應歌節。數日而就。其後令魏徵。虞世南。褚亮。李百藥。改制歌詞。更名七德之舞。十五日。奏之於庭。觀者覩其抑揚蹈厲。莫不扼腕踴躍。懍然震悚。武臣烈將。咸上壽云。此舞皆陛下百戰百勝之形容。於是皆稱萬歲。

永徽二年十一月二日上祀南郊。黃門侍郎宇文節奏言。依舊儀。明日朝羣臣。除樂懸。請奏九部樂。上因曰。破陳樂舞者。情不忍觀。所司更不宜設。言訖。慘愴久之。至顯慶元年正月十五日。詔改破陳樂舞爲神功破陳樂。至儀鳳三年七月八日。上在九成宮咸亨殿。宴韓王元嘉。霍王元軌。及南北軍將軍等。樂作。太常少卿韋萬石奏言。破陳樂舞者。是皇祚發跡所由。宣揚祖宗盛烈。傳之於後。永永無窮。自太皇臨御四海。寢而不作。既緣聖情感愴。羣臣不敢開言。臣忝職樂司。廢缺是懼。依禮。祭之日。天子親總干戚。以舞先祖之樂。與天下同樂也。今破陳樂久廢。羣下無所稱述。將何以發孝思之情。臣望每大宴會。先奏此舞。以光祖宗之功烈。上瞿然改容。俯遂所請。樂闋。上歔欷久之。顧謂韓王等曰。不見此樂。垂三十年。乍此觀聽。實深哀感。追思往日。王業艱難。朕今嗣守洪業。豈可忘武功也。古人云。富貴不與驕奢爲期。而驕奢自至。朕謂時見此舞以自誡。冀無盈滿之過。非謂歡樂陳奏之耳。侍臣咸稱萬歲。先是。每奏神功破陳樂。及功成慶善樂二舞。上皆立對。至永淳元年二月。太常博士裴守貞議曰。竊惟二舞肇興。謳吟攸屬。義均韶夏。用兼賓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孫享之。詳覽傳記。未有皇王立觀之禮。況升中大事。華夷畢集。九服仰垂拱之安。百蠻懷率舞之慶。甄陶化育。莫非神化。豈于樂舞。別申嚴敬。臣等詳議。每臣二舞時。天皇不合起立。詔從之。

慶善樂

貞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幸慶善宮。在武功縣。即高祖舊宅也。宴從臣於渭濱。其宮即太宗降誕之所。上賦詩十韻云。壽邱唯舊跡。酆邑乃前基。粤余承累聖。懸弧亦在茲。弱齡逢運改。提劍鬱匡時。指麾八荒定。懷柔萬國夷。梯山咸入款。駕海亦來思。單于陪武帳。日逐衞文螭。端扆朝四岳。無爲任百司。霜節明秋景。輕冰結水湄。芸黃遍原隰。禾穎即京坻。共樂還鄉宴。歌此大風詩。賞賜閭里。有同漢之宛沛焉。於是起居郎呂才。播于樂府。被之管弦。名曰功成慶善樂之曲。令童兒八佾。皆冠進德冠。紫袴褶。爲九功之舞。冬至享讌。及國有大慶。與七德之舞。皆進於庭。

諸樂

太常梨園別教院。教法曲樂章等。王昭君樂一章。思歸樂一章。傾盃樂一章。破陳樂一章。聖明樂一章。五更轉樂一章。玉樹後庭花樂一章。泛龍舟樂一章。萬歲長生樂一章。飲酒樂一章。鬬百草樂一章。雲韶樂一章。十二章。

貞觀十四年。有景雲見。河水清。協律郎張文收。採古朱雁天馬之義。制景雲河清歌。名曰讌樂。奏之管弦。爲諸樂之首。今元會第一奏者是也。

顯慶二年。以琴中雅曲。古人歌之。近代以來。此聲頓絕。令所司修習舊曲。至三年十月八日。太常丞呂才

奏。按張華博物志云。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琴曲。又楚大夫宋玉對襄王云。有客於郢中。歌陽春白雪。國中和者數十人。是知白雪琴曲本宜合歌。以其調高。人和遂寡。自宋玉以來。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令准勅。依倣琴中舊曲。定其宮商。然後教習。並合於歌。輒以御製雪詩。爲白雪歌詞。又按古今樂府。奏正曲之後。皆別有聲。君倡臣和。事彰前史。輒取侍中許敬宗等奉和雪詩十六首。以爲送聲。各十六節。上善之。仍付太常。編於樂府。

龍朔元年三月一日。上召李勣。李義府。任雅相。許敬宗。許圉師。張延師。蘇定方。阿史那忠。于闐王伏闍。上官儀等。讌於城門。觀屯營新教之舞。名之曰一戎大定樂。其時欲親征遼東。以象用武之勢。

調露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則天御洛城南樓。賜宴太常。奏六合還滄之舞。

延載元年正月二十三日。製越古長年樂一曲。大足元年。天后幸京師。同州刺史蘇瓌。進聖主還京樂舞。

御行宮樓觀之。賜以束帛。令編於樂府。

天寶十三載七月十日。太樂署供奉曲名。及改諸樂名。太蔟宮時號沙陁調。龜茲佛曲改爲金華洞眞。因度玉改爲歸聖曲。承天。順天。景雲。君臣相遇。九眞。九仙。天册。永昌樂。永代樂。慶雲樂。冬樂。長壽樂。紫極萬國歡。封禪曜日光。舍佛兒胡歌改爲欽明引。河東婆改爲燕山騎。俱倫僕改爲寶倫。光色俱騰改爲紫雲騰。摩醯首羅改爲歸眞。火羅鶴鴿鹽改爲白蛤鹽。羅刹末羅改爲合浦明珠。勿薑賤改爲無疆壽。蘇莫剌

耶改爲玉京春。阿箇盤陁改爲元昭慶。急龜茲佛曲改爲急金華洞眞。蘇莫遮改爲萬宇清。舞仙鶴乞裘婆改爲仙雲昇。

太蔟商。時號大食調。破陳樂。大定樂。英雄樂。歡心樂。山香樂。年年樂。武成昇平樂。興明樂。黃驄蝶。人天雲卷。白雲遼。帝釋婆野娑改爲九野歡。優婆師改爲泛金波。半射渠沮改爲高唐雲。半射沒改爲慶惟新。耶婆色雞改爲司晨寶雞。野鵲鹽改爲神鵲鹽。捺利梵改爲布陽春。蘇禪師胡歌改爲懷思引。萬歲樂。

太蔟羽。時號般涉調。太和萬壽樂。天統九勝樂。元妃眞元妃樂。急元妃。太監女采樂。眞女采樂。山水白鶻。郎剌耶改爲芳桂林。移師都改爲大仙都。借渠沙魚改爲躍泉魚。俱倫朗改爲日重輪。蘇剌耶改爲未央年。吒鉢羅改爲芳林苑。達摩支改爲泛蘭叢。悉爾都改爲瓊臺花。春楊柳。天禽寶引。蘇剌耶胡歌改爲寶廷引。

太蔟角。大同樂。六合來庭。安平樂。戎服來賓。安公子。紅藍花。

林鐘宮。時號道調。道曲垂拱樂。萬國歡。九仙步虛。飛仙。景雲。欽明引。玉京寶輪光。曜日光。紫雲騰。山剛改爲神仙。急火鳳改爲舞鶴鹽。

林鐘商。時號小食調。天地大寶。迎天歡。心樂。太平樂。破陳樂。五更轉。聖明樂。卷白雲。凌波神。九成樂。汎龍舟。月殿蟬曲。英雄樂。山香會。羅仙迎祥。翊聖。司晨寶雞。九野歡。訖陵伽胡歌改來賓引。胡殘改儀鳳。蘇羅

密改昇朝陽。須婆栗特改芳苑墟。撥洛背陵改爲北戎還淳。金波借席改爲金風。厥磨賊改爲慶淳風。慶惟新。

林鐘羽。時號平調。火鳳。眞火鳳。急火鳳舞。媚娘長命。西河。三臺監。行天。急行天。濮陽女神。白馬。春楊柳。無愁改爲長歡。因地利支胡歌改爲玉關引。大仙都。春臺東。祇羅改爲祥雲飛。文明新造。勝蠻奴改爲塞塵清。

林鐘角調。紅藍花。綠沉杯。赤白桃李花。大白紵。堂堂。十二時。天下兵改爲荷來蘇。

黃鐘宮。封山樂。

黃鐘商。時號越調。破陳樂。天授樂。無爲。傾盃樂。文武九華。急九華。大疊瑞蟬曲。北雒歸淳。慶淳風。杜蘭烏多回改爲蘭山吹。老壽改爲天長寶壽。春鶯囀吹。急蘭山。高麗改爲來賓引。耶婆地胡歌改爲靜邊引。婆羅門改爲霓裳羽衣。思歸達牟雞胡歌改爲金方引。昇朝陽。三部羅改爲三輔安。

黃鐘羽。時號黃鐘調。火鳳。急火鳳。春楊柳。飛仙。大仙都。天統。思歸達菩提兒改爲洞靈章。明鳳樂。眞明鳳。阿濫堆百舌鳥改爲濮陽女。

中呂商。時號雙調。破陳樂。太平樂。傾盃樂。大餔樂。迎天樂。蟬曲。山香月殿。大百歲老壽改爲天長寶壽。五更轉。同昌還城樂。慶惟新。金風泛金波。司晨寶雞。金方引。俱摩尼佛改紫府洞眞神雀鹽。北雒歸淳。

南呂商。時號水調。破陳樂。九野歡。泛金波。凌波。神昇朝陽。蘇莫遮歡心樂。蟬曲。來賓引。天地大寶。五更轉。金風調。蘇莫遮改爲感皇恩。婆伽兒改爲流水芳菲。上雲曲。自然眞仙曲。明明曲。難思曲。平珠曲。無爲曲。有道曲。調元曲。立政曲。獻壽曲。高明曲。開天曲。儀鳳曲。同和曲。閑雅曲。多稼曲。金鏡曲。諸樂並不言音調數目。

司空楊國忠。左相陳希烈奏。中使輔璆琳至。奉宣進止。令臣將新曲名一本。立石刊於太常寺者。今既傳之樂府。勒在貞珉。仍望宣付所司。頒示中外。勅旨。所請依。

貞元三年四月。河東節度使馬燧。獻定難曲。御麟德殿。命閱試之。十二年十二月。昭義節度使王虔休。獻繼天誕聖樂一曲。大抵以宮爲調。表五音之奉君也。以土爲德。知五運之居中也。凡二十五遍。法二十四氣。而成一歲之功也。不聞淫濫之聲。以叶中和之樂。其曲譜同進上。先時。有太常樂人劉玠。流落至潞州。虔休因令造此曲以進。令中和樂起於此。十四年二月。上自制中和舞是也。又奏九部樂。及禁中歌舞妓者十數人。布列在庭。上製中春麟德殿會百僚觀新樂詩。仍令太子書示百官。序曰。朕以中春之望。紀爲令節。聽政之暇。韻於詩歌。象中和之容。作中和之舞。聊復成篇。以言其志。詩曰。芳歲肇嘉節。物華當仲春。乾坤既昭泰。煙景含氤氳。德淺荷元貺。樂成思治人。前庭列鐘鼓。廣殿延羣臣。八卦隨舞意。五音轉曲新。顧非咸池奏。庶叶南風薰。式宴禮所重。浹歡情必均。同和諒在茲。萬國希可親。中書門下等稱賀。謝賜觀

製中和樂詩。請付所司。頒示天下。仍編入樂府之中。可之。

太和八年十月。宣太常寺。準雲韶樂。舊用人數。令於本寺閱集進來者。至開成元年十月教成。其年。太常卿李程進上。至三年。武德司奉宣。索雲韶樂懸圖二軸進上。光化四年正月。宴于保寧殿。上制曲名曰讚成功。時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等。殺劉季述反正。帝乃制曲以褒之。仍作樊噲排君難戲以樂焉。

四夷樂

周禮。鞮鞻氏掌四方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歔而歌之。讌亦如之。國家以周隋之後。與陳北齊接近。故音聲歌舞。雜有四方云。

東夷二國樂 高麗。百濟。

高麗百濟樂。宋朝初得之。至後魏大武滅北燕。亦得之。而未具。周武滅齊。威振海外。二國各獻其樂。周人列於樂部。謂之國伎。隋文平陳。及文康禮曲。俱得之百濟。貞觀中滅二國。盡得其樂。至天后時。高麗樂猶二十五曲。貞元末。唯能習一曲。衣服亦漸失其本風矣。其百濟至中宗時。工人死散。開元中。岐王範爲太常卿。復奏置焉。文康禮曲者。東晉庾亮歿後。伎人所作。因以亮謚爲樂之名。流入樂府。至貞觀十一年黜去之。今亾矣。

南蠻諸國樂　扶南、天竺、南詔、驃國。

扶南天竺二國樂。隋代全用天竺。列於樂部。不用扶南。因煬帝平林邑國。獲扶南工人。及其匏琴。樸陋不可用。但以天竺樂轉寫其聲。

南詔樂。貞元十六年正月。南詔異牟尋作奉聖樂舞。因西川押雲南八國使韋皐以進。特御麟德殿以閱之。

驃國樂。貞元十八年正月。驃國王來獻。凡有十二曲。以樂工三十五人來朝。樂曲皆演釋氏經論之詞。驃國在雲南西。與天竺國相近。故樂多演釋氏之詞。每爲曲皆齊聲唱。各以兩手十指。齊開齊斂。爲赴節之狀。一低一昂。未嘗不相對。有類中國柘枝舞。驃一作僄。其西別有彌臣國。樂舞亦與驃國同。多習此伎。以樂後。勅使袁滋鄒士美至南詔。並皆見此樂。

西戎五國樂　高昌、龜茲、疎勒、康國、安國。

高昌樂。西魏與高昌通。始有此樂。至隋開皇六年。來獻聖明曲。至太宗朝。討其國。盡得其樂。事見十部伎門。

龜茲樂。自呂光破龜茲。得其聲。呂氏亾。其樂分散。至後魏有中原。復獲之。於時曹婆羅門者。累代相承。傳其業。至孫妙達。尤爲無比。至隋有兩國龜茲之號。凡三部。開元中大盛。齊文宣常愛此曲。每彈。常自擊胡

鼓和之。及周武帝聘突厥女爲后。西域諸國皆來賀。遂薦有龜茲疏勒康國安國之樂。

北狄三國樂 鮮卑。吐谷渾。部落稽。

北狄樂。皆馬上樂也。鼓吹本軍旅之音。自漢以來。總隸鼓吹署。至後魏始有北歌。卽魏史所謂眞人歌是也。周隋之代。與西涼樂雜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目可解者。數章而已。解在通典。按今大角。卽後魏簸邏迴是也。其曲多可汗之詞。又吐谷渾亦鮮卑別種之一。歌曲皆鮮卑中出也。但音不可曉耳。與北歌較之。其音異。開元中。歌工長孫元忠習北歌。相傳如此。雖譯者不能通知其詞。音既難曉。久亦失眞。唯琴尙有笳聲大角者。金吾所掌工人。謂之角手。備鼓吹之列。

唐會要卷三十四

論樂

武德元年六月二十四日。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書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有隋之末。始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可不改。近者太常官司。于人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以充散樂之服。云擬于元武門遊戲。臣竊思量。非貽厥孫謀。爲萬世法也。又論語曰。樂則韶舞。以此言之。散樂定非功成之樂。如臣愚見。請並廢之。則天下幸甚。至其年十月。拜舞人安叱奴爲散騎侍郎。既在朝列。禮部尚書李綱諫曰。臣按周禮。大樂胥不得參于士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終身繼世。必不易其業。故魏武帝欲使禰衡擊鼓。先解朝服。露體而擊之。曰。不敢以先王之法服。爲伶人衣。雖齊末高緯。封曹妙達爲王。授安馬駒爲開府。有國家者。以爲殷鑒。今新定天下之業。起義功臣。行賞未徧。高才碩學。尤滯草萊。而先令胡舞。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廟。恐非創規模。貽子孫之道也。

四年九月二十九日。詔太常樂人。本因罪譴。沒入官者。藝比伶官。前代以來。轉相承襲。或有衣冠繼緒。公卿子孫。一霑此色。累世不改。婚姻絕於士庶。名籍異於編甿。大恥深疵。良可矜愍。其大樂鼓吹諸舊樂人。年月已久。時代遷移。宜並蠲除。一同民例。但音律之伎。積學所成。傳授之人。不可頓闕。仍令依舊本司上

下。若已經仕宦。先入班流。勿更追補。各從品秩。自武德元年。配充樂戶者。不在此例。樂工之雜士流。自茲始也。太常卿竇誕。又奏用音聲博士。皆爲大樂鼓吹官僚。於後箏簧琵琶人白明達。術踰等夷。積勞計考。並至大官。自是聲伎入流品者。蓋以百數。

貞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臣聞致化之道。在於求賢審官。爲政之本。必於揚清激濁。故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愼舉之爲重也。臣見王長通。白明達。本自樂工。輿皁雜類。韋槃提斛斯正則。更無他材。獨解調馬來格。縱使術踰儕輩。材能可取。止可厚賜錢帛。以富其家。豈得列在士流。超授官爵。遂使朝會之位。萬國來庭。鄒子伶人。鳴玉曳綬。與夫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竊恥之。岑文本謂所親曰。我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昔之蘇張終賈之儔耳。

永徽元年正月。有司奏。依禮祀郊廟。皆奏宮懸。比停數習。恐致廢忘。伏尋故實。兩漢升祔之後。庶事如故。國之大禮。祀典爲先。今旣踰年。理宜從吉。若不肄習。實慮不調。誠敬有虧。致招罪責。並從之。

上元元年九月。高宗御含元殿東翔鸞閣。大酺。當時京城四縣。及太常音樂。分爲東西朋。雍王賢爲東朋。周王顯爲西朋。務以角勝爲樂。中書侍郎郝處俊諫曰。臣聞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伏以二王。春秋尙少。意趣未定。當須推多尙美。相待如一。今忽分爲二朋。遞相誇競。且俳優小人。言辭無

度。酣樂之後。難爲禁止。恐其各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導仁義。示和睦也。上瞿然曰。卿之遠識。非衆所及也。遽令止之。

調露二年。皇太子。使樂工于東宮新作寶慶之曲成。命工者奏于太清觀。始平縣令李嗣貞。謂道士劉槩。輔儼曰。此樂宮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徵也。角徵失位。父子不協之兆也。殺聲既多。哀調又苦。若國家無事。太子受其咎矣。居數月。而皇太子廢爲庶人。槩儼奏其事。擢嗣貞爲太常丞。使掌五禮儀注。嗣貞私謂人曰。禍猶未已。主不親庶務。事無巨細。決於中宮。將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皆在散位。居中制外。其勢不敵。我恐諸王藩翰。皆爲中宮所蹂踐矣。有隋以來樂府。有堂堂之曲。再言堂者。是唐氏再受命也。中宮僭擅。復歸子孫。則爲再受命矣。近日閭里又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謠。側者不正之辭。撓者不安之稱。我見患難之作。不復久矣。

神龍元年正月。給事中嚴善思上表曰。臣伏見太常奏。公除後。請習樂以供郊廟享祀。奉勅不允。臣與衆官詳審。以爲樂音氣化。所以感天地。動鬼神。調五行。均四序。故哲王垂制。被之樂章。六變而神祇降饗。九成而祖考來格。今陛下以服未一周。久停六律。稽象德于太廟。寢祈福于近郊。何以昭永歷於上元。助成功于先聖。考之典禮。恐或未安。臣以漢魏喪禮。以日易月者。蓋爲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是也。以樂因陽來。禮由陰作。樂崩則陽伏。禮廢則陰愆。風雨或違。粢盛遂闕。豐潔之祠有謬。兆庶于是

不安。所以變諒闇之舊儀。遵適時之新禮。斯實存至公于天下。割巨痛于私情。祈社稷之永安。庶宗廟之長享。孝道之大。何以加之。使漢魏之禮未然。則當自我作古。況其得禮之變。詎可越而不從。伏請依太常所請。許其教習。

其年正月。享西京太廟。太樂丞裴知古。謂萬年令元行沖曰。金石諧和。當有吉慶之事。其在唐室子孫乎。其月。中宗卽位。復國爲唐。

二年三月。幷州清源縣尉呂元泰上疏曰。比見都邑城市。相率爲渾脫。駿馬胡服。名爲蘇莫遮。旗鼓相當。軍陣之勢也。騰逐喧譟。戰爭之象也。錦繡誇競。害女工也。徵斂貧弱。傷政體也。胡服相效。非雅樂也。渾脫爲號。非美名也。安可以禮儀之朝。法戎虜之俗。軍陣之勢。列庭闕之下。竊見諸王。亦有此好。自家刑國。豈若是也。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非先王之禮樂。而將則四方者。臣所未喻也。夫樂者。動天地。感鬼神。移風易俗。布德施化。重犬戎之曲。不足以移風也。非宮商之度。不足以易俗也。無八佾之制。不足以布德也。非六代之樂。不足以施化也。四者無一。何以教人。臣本凡愚。不識忌諱。忠于國者。以臣爲讜言。佞于朝者。以臣爲誹謗。惟陛下少留意焉。

先天元年正月。皇太子令宮臣就率更寺閱女樂。太子舍人賈曾諫曰。臣聞作樂崇德。以感神人。韶夏有容。咸英有節。婦人媟黷。無廁其間者。昔魯用孔子。幾致于霸。齊人懼之。饋以女樂。魯君旣受。孔子遂行。戎

有由余兵強國富秦人反間遺之女樂戎王耽悅由余乃奔斯則大聖名賢疾之已久矣良以婦人爲樂必務冶容娃姣動心蠱惑喪志上行下效淫俗將成敗國亂民實由茲起殿下監撫餘閑宴私多豫後庭妓樂古或有之至于所司教習彰示羣僚謾妓淫聲實虧睿化伏願並令禁斷至開元二年八月七日勅自有隋頹靡庶政凋弊徵聲徧于鄭衞衒色矜于燕趙廣場角牴長袖從風聚而觀之寖以成俗此所以戎王奪志夫子遂行也朕方大變澆訛用除災蠹眷茲技樂事切驕淫傷風害政莫斯爲甚既違令式尤宜禁斷

二年正月胡僧婆陀請夜開門燃百千燈其夜太上皇御安福樓門觀樂凡四日方罷是月又追作先天元年大酺太上皇御諸樓觀之以夜繼晝盡月不息左拾遺嚴挺之疏諫乃止

大歷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眞卿奏謹按周禮大司樂職云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懸鄭注云去謂藏之弛謂釋下也是知哀輕者則釋哀重者則藏又晉元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饗萬國不設樂晉博士孔恢議朝廷有故懸而不樂恢以爲宜都去懸設樂既不作則不宜懸國喪尚近謂金石不可陳於庭伏請三年未畢朝會不設懸如有大臣薨歿則量事輕重懸而不作勅付所司

永貞元年十月太常奏內外公私聲樂祭祠等漢魏已來既葬祔廟之後皆復其常本朝行之以爲故事今德宗皇帝十一月四日行升祔之禮訖事請皆如舊詔可

雜錄

武德元年。相國參軍盧牟子獻琵琶。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疏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既爲竹帛所拘。何可恣情不愼。盧牟子所獻。頻蒙賞勞。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必有所欲。何求不得。陛下少者。豈此物哉。

顯慶元年正月。御安福門。觀大酺。有伎人欲持刀自刺。以爲幻戲。詔禁之。

龍朔元年正月。禁婦人倡優雜戲。皇后所請也。二月六日。勅太常寺。六日停教音樂。太宗皇帝文德皇后忌日故也。

乾封元年五月勅。音聲人及樂戶。祖母老病應侍者。取家內中男及丁壯好手者充。若無所取中丁。其本司樂署博士。及別教子弟應充侍者。先取戶內人及近親充。

如意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內教坊改爲雲韶府。內文學館教坊。武德以來。置本禁門內。

神龍二年三月。幷州清源縣尉呂元泰上疏曰。臣謹按洪範曰。謀時寒若。君能謀事。則燠寒順之。何必裸露形體。澆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也。禮曰。立秋之月。行夏令。則寒暑不節。夫陰陽不調。政令之失也。休咎之應。君臣之感也。理均影響。可不戒哉。

其年九月。勅三品已上。聽有女樂一部。五品已上。女樂不過三人。皆不得有鐘磬。樂師凡教樂。淫聲過聲

凶聲慢聲。皆禁之。淫聲者。若鄭衞。過聲者。失哀樂之節。凶聲者。亡國之音。若桑間濮上。慢聲者。惰慢不恭之聲也。

景雲三年。右拾遺韓朝宗諫曰。傳曰。辛有適伊川。見被髮野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以其中國之人。習戎狄之事。一言以貫。百代可知。今之乞寒。濫觴胡俗。伏乞三思。籌其所以。至先天二年十月。中書令張說諫曰。韓宣子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大朝乎。今外國請賀。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狄。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辨。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禮。褻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道。願擇芻言。特罷此戲。至開元元年十月七日。勅臘月乞寒。外蕃所出。漸浸成俗。因循已久。自今已後。無問蕃漢。卽宜禁斷。

開元二年。上以天下無事。聽政之暇。于梨園自教法曲。必盡其妙。謂之皇帝梨園弟子。

其年十月六日勅。散樂巡村。特宜禁斷。如有犯者。并容止主人及村正。決三十。所由官附考奏。其散樂人仍遞送本貫入重役。

二十三年勅。內教坊博士及弟子。須留長教者。聽用資錢。陪其所留人數。本司量定申者爲簿。音聲內教坊博士。及曹第一第二博士房。悉免雜徭。本司不得驅使。又音聲人得五品已上勳。依令應除簿者。非因

征討得勳。不在除簿之列。

天寶十載九月二日勅。五品已上正員清官。諸道節度使及太守等。並聽當家畜絲竹。以展歡娛。行樂盛時。覃及中外。

大歷十四年五月詔。罷梨園伶使及官宄食三百餘人。留者隸太常。

永貞元年九月詔。除教坊樂人投正員官之制。

元和五年二月。宰臣奏。請不禁公私樂。從之。時以用兵。權令斷樂。宰臣以爲大過。故有是請。至六月六日。詔減教坊樂官衣糧。

六年。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鄭餘慶奏。太常習樂。請復用大鼓。從之。先是。德宗自南山還宮。繼有懷光吐蕃之虞。都下人情驚擾。遂詔太常習樂。去大鼓。至是復用之。

八年四月。詔除借宣徽院樂人官宅制。自貞元以來。選樂工三十餘人。出入禁中。宣徽院長出入供奉。皆假以官第。每奏伎樂稱旨。輒厚賜之。及上卽位。令分番上下。更無他錫。至是收所借。

其年十月。汴州節度使韓宏。進獻聖朝萬歲樂曲譜。凡三百首。

十四年正月。詔徙伎內教坊於布政里。

十五年。賜教坊本錢五千貫文。

長慶四年三月。賜教坊樂官綾絹三千五百疋。又賜錢一萬貫。以備行幸。樂官十三人。并賜紫衣魚袋。其年八月。以太常卿趙宗儒爲太子少師。先是。太常有師子五方之色。非常朝聘饗不作焉。至是。教坊以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以事正有司。不合關白。而宗儒憂恐不已。宰相責以怯懦。故換秩焉。

寶歷二年九月。京兆府奏。伏見諸道方鎮。下至州縣軍鎮。皆置音樂。以爲歡娛。豈惟誇盛軍戎。實因接待賓旅。伏以府司每年重陽上巳兩度宴遊。及大臣出領藩鎮。皆須求雇教坊音聲。以申宴餞。今請自於當巳錢中。每年方圖三二十千。以充前件樂人衣糧。伏請不令教坊收管。所冀公私永便。從之。蓋京兆尹劉栖楚所請也。栖楚出河北。大率不讀書史。乖於聞識。曾不知從前非物足而闕於制置也。蓋以京邑四方取則之地。務繁權重。豈以聲樂倡優。方鎮宴遊爲事哉。失之甚矣。屬宰臣有黨於栖楚者。遂可其奏。時議惜之。

太和九年。文宗以教坊副使雲朝霞善吹笛。新聲變律。深愜上旨。自左驍衛將軍宣授兼帥府司馬。宰臣奏。帥府司馬。品高郎官。不可授伶人。上亟稱朝霞之善。左補闕魏謩上疏論奏。乃改授潤州司馬。

開成三年四月。改法曲名仙韶曲。仍以伶官所處爲仙韶院。

四年三月。勅每月賜仙韶院樂官料錢二千貫文。支用不盡。令數內宜停三百貫文。

會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勅節文。京畿諸院太常樂及金吾角手。今後只免正身一人差使。其家丁並不

在影庇限。

三年十二月。京兆府奏。近日坊市聚會。或動音樂。皆被臺府及軍司所由恐動。每有申聞。自今已後。請皆禁斷。從之。

大中六年十二月。右巡使盧潘等奏。准四年八月宣約教坊音聲人。於新授觀察節度使處求乞。自今已後。許巡司府州縣等捉獲。如是屬諸使有牒送本管。仍請宣付教坊司爲遵守。依奏。

咸通中。伶官李可及善音律。尤能轉喉爲新聲。音辭曲折。聽者忘倦。京師屠酤少年效之。謂之拍彈。時同昌公主除喪。懿宗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爲歎百年舞曲。舞人皆盛飾珠翠。仍畫魚龍地衣以列之。曲終樂闋。珠翠覆地。詞語悽惻。聞者流涕。又常於安國寺作菩薩蠻舞。上益憐之。可及常爲子妻婦。帝賜酒二銀樽。啓之乃金翠也。時宰相曹確。中尉李元。皆屢論之。懿宗不納。至僖宗卽位。宰相崔彥昭奏逐。死於嶺表。

唐會要卷三十五

學校

武德元年十一月四日。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于祕書外省。別立小學。貞觀五年以後。太宗數幸國學太學。遂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算等。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已而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于是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

光宅二年。梓州陳子昂上疏曰。臣竊獨有私恨者。陛下方欲興崇大化。而不知國家太學之廢。積以歲月久矣。學堂蕪穢。略無人蹤。詩書禮樂。罕聞習者。陛下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臣聞天子立太學。所以聚天下賢英。爲政之首。故君臣上下之禮。于是興焉。揖讓樽俎之節。于此生焉。是以天子得賢臣由此也。今則荒廢。委而不論。而欲睦人倫。興禮讓。失之于本。而求之于末。豈可得哉。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柰何天子之政。而輕禮樂哉。陛下何不詔天下胄子。使歸太學。而習業乎。斯亦國家之大務也。

聖歷二年十月。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曰。臣聞禮記曰。化民成俗。必由學乎。學之於人。其用益博。故立太

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故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學而成者。國家自永淳以來。二十餘載。禮樂廢散。胄子棄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升班。寒族常流。復因凌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從政。又垂拱以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藉際會。入仕尤多。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即令追集。王公已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服膺訓典。崇飾館廟。尊尚師儒。盛陳奠菜之儀。宏敷講說之會。使士庶觀聽。有所發揚。宏獎道德。於是乎在。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矣。

神龍二年九月。勅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爲序。初入學。皆行束脩之禮。禮於師。國子太學。各絹三疋。四門學。絹二疋。俊士及律書算學。州縣各絹一疋。皆有酒酺。其束脩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以每年國子監所管學生。國子監試。州縣學生。當州試。並選藝業優長者爲試官。仍長官監試。其試者通計一年所受之業。口問大義十條。得八已上爲上。得六已上爲中。得五已上爲下。及其學九年。律生則六年。不貢舉者。並解追。其從縣向州者。年數下第。並須通計。服闋重仕者。不在計限。不得改業。

開元二十一年五月。勅諸州縣學生。年二十五已下。八品九品子。若庶人生年二十一已下。通一經已上。及未通經。精神通悟。有文詞史學者。每年銓量舉選。所司簡試。聽入四門學。充俊士。即諸州人省試不第。情願入學者。聽。國子監所管學生。尚書省補。州縣學生。長官補。諸州縣學生。專習正業之外。仍令兼習吉

凶禮。公私禮有事處。令示儀式。餘皆不得輒使。許百姓任立私學。欲其寄州縣受業者亦聽。

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勅。古者鄉有序。黨有塾。將以宏長儒教。誘進學徒。化民成俗。率由於是。其天下州縣。每鄉之內。各里置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

貞元三年正月。右補闕宇文炫上言。請京畿諸縣鄉村廢寺。並爲鄉學。并上制置事二十餘件。疏奏。不報。

太和七年八月赦節文。應公卿士族子弟。取來年正月以後。不先入國學習業者。不在應明經進士之限。

會昌五年正月制。公卿百官子弟。及京畿內士人寄客。脩明經進士業者。並宜隸於太學。外州縣寄學及士人。並宜隸各所在官學。

褒崇先聖 先師已下附。

武德二年六月一日。詔曰。盛德必祀。義在方册。達人命世。流慶後昆。爰始姬旦。主翊周邦。創設禮經。大明典憲。啓生民之耳目。窮法度之本源。粤若宣尼。天資濬哲。四科之教。歷代不刊。三千之徒。風流無歇。惟茲二聖。道著生民。宗祀不脩。孰明褒尚。宜令有司於國子監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具以名聞。詳考所宜。當加爵土。

貞觀二年十二月。尚書左僕射房元齡。國子博士朱子奢建議云。武德中。詔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臣以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大業故事。皆以孔子爲先聖。

顏回爲先師。歷代所行。古人通允。伏請停祭周公。升夫子爲先聖。以顏回配享。詔從之。

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脩宣尼廟于兗州。給戶二十。充享祀焉。

三十一年二月十五日。詔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寧。賈逵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于國胄。自今有事于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

顯慶二年七月十一日。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按新禮。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又准貞觀二十一年。以孔子爲先聖。更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與顏回俱配尼父於太學。並爲先師。今據永徽令文。改用周公爲先聖。遂黜孔子爲先師。顏回左邱明。並爲從祀。謹按禮記云。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鄭元注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先師者。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師者。又禮記曰。始立學。釋奠于先聖。鄭元注曰。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爲定。昭然自別。聖則非周卽孔。師則偏善一經。漢魏以來。取舍各異。顏回孔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爲先聖。求其節文。遞有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酌康成之奧說。正孔子爲先聖。加衆儒爲先師。永垂制於後昆。革往代之紕繆。而今新令。不詳制旨。輒事刊改。遂違明詔。但成王幼年。周公踐極。制禮作樂。功比帝王。所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六君子。又說明王孝道。乃述周公嚴配。此卽姬旦鴻業。合同王者。祀之儒官就享。實貶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

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宏聖教於六經。闡儒風於千世。故孟軻稱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自漢已降。奕葉封侯。崇奉其聖。迄于今日。胡可降茲上哲。俯入先師。且左邱明之徒。見行其學。貶爲從祀。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從詔。於義爲允。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從之。

三年。文宣王廟樂。詔用宣和之舞。國子博士范頵撰樂章。

乾封元年正月三十日。追贈孔子爲太師。至天授元年。封孔子爲隆道公。總章元年二月一日。顏回贈太子少師。曾參贈太子少保。至太極元年二月十六日。追贈顏回爲太子太師。曾參爲太子太保。並配享孔子廟。至開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詔曰。宏我王化。在乎師儒。能發明此道。啓迪含靈。則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到于今受其賜。不其猗歟。嗚呼。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臣。栖遑旅舍。固可嘆矣。年祀寖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爲崇峻。不副于實。人其謂何。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謚爲文宣王。令三公持節册命。其後嗣褒聖侯。改封嗣文宣王。昔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豈宜仍舊。宜補其墜典。永作成式。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諸州。夫子南面坐。十哲等東西行列侍。且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夫衆美。實越等夷。暢元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其顏子既云亞聖。須優其秩。顏子贈兗國公。閔子騫贈費侯。冉伯牛贈鄆侯。仲弓贈薛侯。冉有贈徐侯。子路贈衞侯。宰我贈齊侯。端木子貢贈黎侯。子游贈吳侯。卜子夏贈魏侯。又夫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

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頃雖參于十哲。終未殊于等倫。允稽先旨。俾循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焉式瞻。二十七日。命尚書右丞相裴耀卿。攝太尉持節。就國子廟冊命畢。所司奠祭。亦如釋奠之禮。又遣太子少保崔琳。往東都就廟行冊禮。二十一日。勅兩京及兗州舊宅廟像。宜改服冕衮。其諸州及縣廟宇既小。但移南面。不須改其衣服。兩京樂用宮懸。春季二仲上丁。令三公攝行事。七十子並宜追贈。曾參贈郕伯。顓孫師陳伯。澹臺滅明江伯。宓子賤單伯。原憲原伯。公冶長莒伯。南宮适郯伯。公晳哀郕伯。曾點宿伯。顏路杞伯。商瞿蒙伯。高柴共伯。漆雕開滕伯。公伯寮任伯。司馬牛向伯。樊遲樊伯。有若卞伯。公西華郜伯。巫馬期鄫伯。梁鱣梁伯。顏柳蕭伯。冉儒紀伯。曹卹曹伯。伯虔鄒伯。公孫龍黃伯。冉季東平伯。秦子南少梁伯。漆雕子斂武城伯。顏子驕琅琊伯。漆雕徒父須句伯。壤駟赤北徵伯。商澤睢陽伯。石作蜀石邑伯。任不齊任城伯。公夏首元父伯。公良孺東牟伯。后處營邱伯。秦子開彭衙伯。奚容箴下邳伯。公肩定新田伯。顏相臨沂伯。鄡單銅鞮伯。句井疆淇陽伯。罕父黑乘邱伯。秦商上洛伯。申黨召陵伯。公祖子之期思伯。榮子期雩婁伯。縣成鉅野伯。左人郢臨淄伯。燕伋漁陽伯。鄭子徒滎陽伯。秦非汧陽伯。施之常乘氏伯。顏噲朱虛伯。步叔乘淄于伯。顏之僕東武伯。原亢桒蕪伯。樂欬昌平伯。廉潔莒父伯。顏何開陽伯。叔仲會瑕邱伯。狄黑臨濟伯。邽巽平陸伯。孔忠汶陽伯。公西輿如重邱伯。公西蒧祝阿伯。

制曰。道可褒崇。豈限今古。追贈之典。旌德存焉。夫子十哲之外。曾參六十七人。同升孔門。傳習經術。子之四教。爾實行之。親授微言。式揚大義。是稱達者。不其盛歟。欽若古風。載崇元聖。至於十哲。皆被寵章。而曾子之倫。未有稱謂。宜亞四科之士。以疏五等之封。俾與先師。咸膺盛禮。

神龍元年正月一日勅文。諸州孔子廟堂。有不向南者。改向正南。

其年五月二十八日制。鄒魯之邑百戶。爲太師隆道公采邑。用供薦饗。

太極元年詔。給宣尼廟三十戶。以供灑埽。

開元八年三月十八日。國子司業李元瓘奏言。京國子監廟堂。先聖孔宣父。配坐先師顏子。今其像見在立侍。准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況顏子道亞生知。才充入室。既當配享。其像見立。請據禮文。合從坐侍。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並伏膺儒術。親承聖教。雖復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祠令。何休等二十二賢。猶霑從祀。豈有升堂入室之子。獨不霑配享之餘。望請春秋釋奠。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七十子者。則文翁之壁。尚不闕如。豈有國庠。遂無圖繪。請令有司。圖形於壁。兼爲立贊。庶敦勸儒風。光崇聖烈。曾參孝道可崇。獨受經於夫子。望准二十二賢從享。詔曰。顏回等十哲。宜爲坐像。悉令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爲塑像。坐於十哲之次。因圖書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于廟壁上。以顏子亞聖。親爲製贊。書于石。仍令當朝文士。分爲之贊題其壁焉。

蘇氏議曰。檢貞觀顯慶年勅。並稱二十二賢。又檢太極開元年勅。卽稱二十二賢。將前勅及學令比類。于服虔之下。有杜范賈。未知何年月附入。

建中三年閏正月。以文宣王三十七代孫齊卿。爲兗州司馬。襲文宣王。

元和四年二月。以文宣王三十八代孫惟昉。爲兗州參軍。十三年正月。以文宣王三十八代孫惟陞。襲文

宣王。

會昌二年十月。以文宣王三十九代孫榮爲國子監丞。襲文宣王。

大中三年十一月。國子祭酒馮審奏。文宣王廟。始太宗立之。睿宗書額。武后初政之日。改篆題大周二字。請削去。從之。

大順元年二月。宰臣兼國子祭酒孔緯奏。文宣王祠廟。經兵火焚毀。有司釋奠無所。請內外文臣。各于本官料錢上。每一緡抽十文。助脩國學。從之。

釋奠

武德七年二月十七日。幸國子學。親臨釋奠。引道士沙門與博士雜相駁難久之。

貞觀十四年二月十日。幸國子監。親臨釋奠。

二十年二月。詔皇太子于國學釋奠于先聖先師。皇太子爲初獻。國子祭酒張復裔爲亞獻。光州刺史攝司業趙宏智爲終獻。既而就講。宏智演孝經忠臣孝子之義。右庶子許敬宗上四言詩。以美其事。

二十一年。中書侍郎許敬宗等奏。按禮記文王世子。凡學官春釋奠于先師。鄭元注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彼謂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儒官釋奠。各于其師。既非國學行禮。所以不及先聖。至于春秋二時合樂之日。則天子視學。命有司典秩節。總祭先聖先師焉。秦漢釋奠。無文可檢。至于魏武。則使太常行事。自

晉宋已降。時有親行。而學官主祭。全無典實。且名稱國學。樂用軒懸。樽俎威儀。並皆官備。在于臣下。理不合專。況凡在小神。猶皆遣使行禮。釋奠既准中祀。據理必須稟命。今後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爲初獻。祝詞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爲亞獻。國子博士爲終獻。其諸州刺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學令爲初獻。丞爲亞獻。博士既無品秩。請主簿通爲終獻。若缺。並以次差攝。州縣釋奠。既請遣刺史縣令。親爲獻主。望准祭社給明衣。脩附禮令。爲永式。學令祭以太牢。樂用軒懸。六佾之舞。並登歌一節。與大祭祀相遇。改用中丁。州縣常用上丁。無學。祭用少牢。

總章元年二月二十九日。皇太子宏釋奠於國學。

永隆二年二月。皇太子親行釋奠之禮。

開耀元年二月十九日。皇太子釋奠國學。

景雲二年七月。皇太子親釋奠于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著衣冠。太子左庶子劉子元進議曰。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車馬。而以馬爲騑服。魏晉已降。迄於隋世。朝士又駕牛車。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盼顧。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爲御史所彈。又顏延年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世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擐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褒衣博帶。方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且長裾廣袖。

襜如翼如。鳴佩紆組。鏘鏘奕奕。馳驟于風塵之內。出入于旌棨之間。倘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淸道之傍。絓繆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廢改。皇太子令付外宣行。仍編入令。以爲常式。

太極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皇太子親釋奠。開講筵。國子司業褚無量執經。

開元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以貢舉人將謁先師。質問疑義。勅皇太子及諸子。宜行齒胄禮。二十一日。皇太子謁先聖。皇太子初獻。亞獻終獻。並以胄子充。右散騎常侍褚無量講孝經。幷禮記文王世子篇。初。詔侍中宋璟爲亞獻。中書侍郎蘇頲爲終獻。及臨享。上思齒胄之義。乃改焉。

十一年九月七日勅。春秋二時釋奠。諸州府並停牲牢。惟用酒脯。自今已後。永爲常式。

二十六年正月勅。諸州鄉貢見訖。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爲之開講。質問疑義。有司設食。宏文崇文兩館學生。及監內舉人。亦聽參焉。遂爲常式。每年行之。

二十八年二月五日勅。文宣王廟。春秋釋奠。宜令三公行禮。著之常式。二十日。國子祭酒劉瑗奏。准故事。釋奠之日。羣官道俗。皆合赴監觀禮。依故事著之常式。制可。

建中三年二月。國子司業歸崇敬奏。上丁釋奠。其日准舊例。合集朝官講論五經文義。自大歷五年以前。常行不絕。其年八月以後。權停講論。今既日逼。恐須復依舊奏。

貞元二年二月。釋奠。自宰臣已下。畢集於國學。學官升講座。陳五經大義。及先聖之道。

九年九月。太常奏以十一月貢舉人謁先師。今與親享太廟日同。准六典。上丁釋奠。若與大祀同日。卽用中丁。謁先師請別擇日。從之。

十五年四月。歸崇敬爲膳部郎中。奏議每年春秋二時釋奠。祝版御署訖。北面而揖。臣以爲其禮太重。按大戴禮。師尙父授周武王丹書。武王東面受之。請參酌輕重。庶得其宜。

元和九年十一月。禮部貢院奏。貢舉人見訖。謁先師。准格。學官爲開講。質定疑義。常參及致仕官觀禮。舊例。至時舉奏。詔宜謁先師。餘著停。後雖每年舉奏。並不復行。

經籍

武德五年。祕書監令狐德棻奏。今乘喪亂之餘。經籍亡逸。請購募遺書。重加錢帛。增置楷書。專令繕寫。數年間。羣書畢備。至貞觀二年。祕書監魏徵。以喪亂之後。典章紛雜。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數年之間。祕府粲然畢備。

乾封元年十月十四日。上以四部羣書。傳寫訛謬。並亦缺少。乃詔東臺侍郎趙仁本。兼蘭臺侍郎李懷嚴。兼東臺舍人張文瓘等。集儒學之士。刊正然後繕寫。

文明元年十月勅。兩京四庫書。每年正月。據舊書聞奏。每三年。比部勾覆具官典。及攝官替代之日。據數

交領。如有欠少。卽徵後人。

景雲三年六月十七日。以經籍多缺。令京官有學行者。分行天下。搜檢圖籍。

開元三年。右散騎常侍褚無量。馬懷素。侍宴。言及內庫及祕書墳籍。上曰。內庫書。皆是太宗高宗前代舊書。整比日。常令宮人主掌。所有殘缺。未能補緝。篇卷錯亂。檢閱甚難。卿試爲朕整比之。至七年五月。降勅於祕書省。昭文館。禮部。國子監。太常寺。及諸司。幷官及百姓等。就借繕寫之。及整比四部書成。上令百姓官人入乾元殿東廊觀書。無不驚駭。

七年九月勅。比來書籍缺亡。及多錯亂。良由簿歷不明。綱維失錯。或須披閱。難可校尋。令麗正殿寫四庫書。各於本庫每部爲目錄。其有與四庫書名目不類者。依劉歆七略。排爲七志。其經史子集。及人文集。以時代爲先後。以品秩爲次第。其三教珠英。既有缺落。宜依舊目。隨文脩補。

十九年冬。車駕發京師。集賢院四庫書。總八萬九千卷。經庫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二卷。史庫二萬六千八百二十卷。子庫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卷。集庫一萬七千九百六十卷。其中雜有梁陳齊周。及隋代古書。貞觀。永徽。麟德。乾封。總章。咸亨年。奉詔繕寫。

二十四年十月。車駕從東都還京。有勅。百司從官。皆令減省集賢書籍。三分留一。貯在東都。至天寶三載六月。四庫更造見在庫書目。經庫七千七百七十六卷。史庫一萬四千八百五十九卷。子庫一萬六千二

百八十七卷。集庫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卷。從三載至十四載。庫續寫又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卷。

天寶三載七月。勅先王令範。莫越于唐虞。上古遺書。並稱于訓誥。雖百篇奧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尤在。其尚書應古體文字。並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仍藏書府。

其載十二月。勅自今已後。宜令天下家藏孝經一本。精勤教習。學校之中。倍加傳授。州縣官長。明申勸課焉。

十一載十月。勅祕書省檢覆四庫書。與集賢院計會塡寫。

貞元七年十二月。祕書監包佶奏。開元禮所與月令相涉者。請選通儒詳定。從之。

開成元年七月。分察使奏。祕書省四庫。見在新舊書籍。共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並無文案。及新寫文書。自今已後。所塡補舊書。及別寫新書。並隨日校勘。並勒創立文案。別置納歷。隨月申臺。並外察使每歲末。計課申數。具狀聞奏。從之。

大中三年正月。祕書省據御史臺牒。准開成元年七月勅。應寫書及校勘書籍。至歲末聞奏者。令勒楷書等。從今年正月後。應寫書四百一十七卷。

四年二月。集賢院奏。大中三年正月一日以後。至年終。寫完貯庫。及塡缺書籍三百六十五卷。計用小麻紙一萬一千七百七張。

五年正月。祕書省牒報御史臺。從今年正月已後。當司應校勘書四百五十二卷。

書法

太宗嘗于晉史右軍傳後論之曰。鍾書布纖濃。分疏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古而不今。字長而逾制。獻之雖有異風。殊俗新巧。疏瘦如凌冬之枯樹。雖槎枿而無屈伸。拘束若嚴家之餓隸。惟矯羸而不放。縱蕭子雲無丈夫之氣。行行如縈春蚓。步步如綰秋蛇。臥王濛于紙中。坐徐姬于筆下。以茲播美。豈濫名耶。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尖若斷而復連。鳳翥龍蟠。勢若曲而還直。玩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務力追。此人而已。

貞觀六年正月八日。命整治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眞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至十年。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徵云。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卽日召命侍讀。嘗以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辨其眞僞。遂良備論所出。一無舛誤。

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太宗自爲眞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爲一時之絕。初購求人間書。凡眞行二百九十紙。裝爲七十卷。草二千紙。裝爲八十卷。每聽政之暇。則臨看之。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異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惰。不能專精耳。朕少時爲公子。頻遭陣敵。義旗之始。乃平寇亂。執金鼓必自指揮。觀其陣卽知

強弱。每取我強對其強。以我弱對其弱。敵犯我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我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大潰。多用此制勝。思得其理深也。我今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求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然我知所爲。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初置宏文館。選貴臣子弟有性識者爲學生。內出書命之令學。又人間有善書。追徵入官。十數年間。海內從風。至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召三品已上。賜宴於元武門。太宗操筆作飛白書。羣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牀罪當死。請付于法。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十八年五月。太宗爲飛白書。作鸞鳳蟠龍等字。筆勢驚絕。謂司徒長孫無忌。吏部尚書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翫相賀。朕今各賜君飛白扇二枚。庶動淸風。以增美德。

龍朔二年四月。上自爲書與遼東諸將請降。敬宗曰。許圉師常自愛書。可于朝堂開示。圉師見而驚喜。私謂朝官曰。圉師見古迹多矣。魏晉已後。惟茲二王。然逸少少力而妍。子敬妍而少力。今見聖迹。兼絕二王。鳳翥鸞迴。實古今聖書。

神功元年五月。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書。合有右軍遺迹。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卷。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訖。惟有一卷見在。今亦進訖。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

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上之上御武成殿示羣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爲寶章集以敍其事復賜方慶當時以爲榮

開元六年正月三日命整治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眞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十六年五月內出二王眞迹及張芝張昶等古迹總一百六十卷付集賢院依文榻四本進內分賜諸王初貞觀中搜訪王羲之等眞跡人間古本畢集令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等定其眞跡及小王張芝等亦各隨多少勒爲卷帙以貞觀字爲印印縫及卷之首尾其章迹又令遂良眞書小字貼紙影其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則滿騫徐增朱异等隋則江總姚察等署記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書名記其後蘭亭一本相傳云將入昭陵又一本長安神龍之際太平安樂公主奏借出入搨寫因此遂失所在開元五年勅陸元悌魏哲劉懷信等檢校見換標爲兩卷總八十卷餘並墜失元悌又奏云前代名賢押署之跡唯以己之名氏代焉上自書開元二字爲印以印記之王右軍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卷張芝張昶書各一卷右軍眞行書唯有黃庭告誓等四卷存焉

元和十四年九月考功郎中蕭祐進古今書畫二十卷

開成三年以諫議大夫柳公權爲工部侍郎依前翰林侍書學士公權初學王書偏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爲得意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上曰人

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上吟久之。因令題于殿壁。字方圓五寸。帝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帝召升殿御前書三紙。軍容使西門李元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一紙眞書十字曰。魏夫人傳筆法于王右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眞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常評硯以青州石末爲第一。言墨易冷。絳州黑硯次之。